# 眉叟記言 別四

跋 雜著
說 記行
祭文 丘墓文
哀詞

共二十

# 跋

## 宋相公簡牘帖跋

癸未春嶺南觀察使林公巡行東邊過余於海上曰示余以俛仰宋相公三簡牘一帖其紙面書林進士林上舍林正字皆指吾外祖白湖公云也其一書俛仰亭求詩而又一書旣得詩而謝也二書攷其年月丙子五月六月而時吾白湖公有仲父喪書中所謂正字公告凶者此也正字公有奇氣大才擯斥而歿故書中重憂歎

惜之意吾白湖公其明年登第而時大府[illegible]庵
公嘗以旌節鎭耽羅將越海禜省相公慇懃問
行李此又其一書也讀之相公之風神意氣髣
髴在此旣舊遠文字在紙破落者多矣而年月
日具在可見刑公事 中宗仁宗明宗至 宣
祖十八年乙酉以四朝耆老致仕而卒年九十
餘云嗚呼正字公歿最在十年之先又相公卒
後三年則吾白湖公歿矣使相於正字公爲親
孫而穆爲白湖公之外孫今幾六七十年得此
書於敝箱棄紙墨蹟宛然指點某事在某年某

言爲某事歷歷如耳目所覩及者相對追感無
窮矣數年前穆嘗遊湖外謁相公墓於潭陽登
臨俛仰亭因訪其子孫於遺稿中得乙酉冬十
月與林翰林泛舟錦江詩三首用駱峯湖陰二
先生韻奉贈歸來丈詩二首此皆與吾外高祖
大尹公相酬唱作也公與相公俱仕 中宗世
嘗以翰林出爲黃道兵馬評事至 明宗時官
至東京大尹後左遷卒於光州歸來堂別號也
今以五詩連書帖中使相將以駱峯湖陰諸作
并求入帖云仍爲余口今吾幸而得此吾不可已

不識也謹書其大略如右云

## 咸安志提要跋

上之二十一年郡守姜公承觀察使之令求邑中古事凡可觀可採者錄之傳問民閭又得古咸州志以余爲頗事文墨末業屬爲文余序列古初建置沿革城郭邑居羣祠學校山川形勝道里遠近土地饒瘠謠俗物産户口田結軍伍多寡陂池橋梁郵傳樓亭佛宇古跡與夫名宦土姓人物俱舉州志而其有古今之異者略加變通以爲巴山攷事提要凡三千五十六字陽

川許穆識

## 水色集跋

文者天地之精也自古文學之徒何限而其秀者不能千百其傑然傳後代者又不能百十文為難哉孔巖之族文敬公子孫多稱才學之盛當麗之季世文正公判典理公最著名遠哉盛朝治平之際忠貞文貞繼之近代草堂荷谷之門多奇才及讀陽陵水色集其文章最簡奧勁悍能繼蜀魏晉氏而倔然成一家為東嶽石洲之所畏而石洲至比於古鼎尊銅彝以其才驕

鶱空一世猶不敢抗如此哉故其序曰天方畯
麗充長於詞賦云以余魯鈍不敢窺其奧妙嵜
書其所感以爲陽陵水色集後題
上之九年二月癸巳台嶺遺民許穆眉叟書

崔達夫行錄跋

議政府司錄崔寬泣而謂曰不幸先人早世寬以穉子無所識知至於今吾先人之友惟紫峯丈最深在世又以故人之義能不棄其遺孫若孫寬願從長者請聞先人言行可表者以爲後世子孫之所守願長者哀憐之幸以發之也

余許諾卽叙撰其言行恨衰老忘亡十九紫峯

眉叟跋

跋許上舍珣家藏金生眞蹟

吾少時遊海印寺初見古經金生書後雖多見之皆印本不如古經眞墨今於同宗上舍生叙玉處又見京銷古本眞手蹟字體奇恠如神非筆力可發也異哉天下之寶傳之千百年歷人亡世變幾多今其墨跡尚新嗟乎非鬼神守之其能若是乎吾見之嘆息良久問其所從得者今關西伯許公嘗爲嶺南得之愛君之篤好書

爲之特贈六令 上五年三月旣望眉叟識

衡山三絶貼跋

丁酉夏余到城中與崔漢卿侍直論書畫崔子爲余出其藏中古畫得衡山三絶盖衡山文徵明作之天啓中余嘗得顧氏畫譜始見衡山筆玅其詩書畫皆奇絶可玩其後經亂失之已數十年衡山之畫盖不多傳於東方恨無由得復見也今於崔子處見之崔子知書畫非絶筆不留之今吾老多病於人事且疎絶况求書畫乎不見崔子其何以得此目翫歡物之佳玩一得

一笑一過眼亦數耶略識所感於清陰五貼詩下

跋玄洽卷子

吾見僧軸有三難人一詩一書一得書難詩又難人又難求觀古人文墨古跡必於僧軸焉觀之洽勉之

竹窓遺卷跋

天道迴泬才命多乖自古而然然達者未必聞窮者必聞此何故也司馬遷云富貴而磨滅者無數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余常誦其言而悲

之今讀竹窓遺卷一讀再讀嗟嘆之不已繼之
以泣下精深簡潔往往情到語極足以使人出
涕嗟乎此何可能也其誌曰端莊寡言語家貧
無事獨肆力於文章云公諱緇字師古別號竹
窓其先晉陽人當我　宣祖世方顯用不幸被
誣枉卒以坎軻嗟乎命也平生以文學自娛得
於窮抑者尤多其文益窮故益工西門李相公
著竹泉閑話具言公無事以故後人皆知之今
其胤子侍郎公知吾慕公之文章令一言記之
吾固為公欲一言之願也書之以為竹窓遺卷

## 二水亭詩畫帖跋

孝宗九年秋余辭恩出江上乘舟宿於楊花渡口朝則晨霞未歛日初出林梢間往往有霽色南望古木蒼壁若在半空依然半有半無者二水亭也吾江行過此亭非獨今日行而已江上雲霧縹緲勝槩皆莫如今日觀望也二水亭詩韓興君西湖別業今其曾孫浣来示詩畫二帖其一萬雲中咏二水亭詩仍圖畫西湖之勝及朱金陵泛舟之作其一鵝溪漢陰二相國詩而

其筆法又皆可觀嗟乎萬雲中 神宗二十七年大發兵征倭以經理朝鮮來而朱金陵其六年皇孫生以太史頒慶於東方今五六十年皆爲古跡今人追感記之以附西湖古事

## 李相國年譜跋

穆謹閱梧里李相國遺卷其末略叙科目官爵次序以爲年譜者又一卷穆因鈔日記別錄雜著疏劄之文參以耳目所及各載編年之次而其大事則必錄始具載然後相國之艱難夷險盡瘁勞勤之義卽此可見蓋八十八年之間因

相國事時之治亂事之得失了然如目見為後
世勸者多而抑亦有裨於國家中興古事云

朗善君書帖跋

王孫朗善君嗜書求觀歷代書其絕藝如古人
於東方古今書蓋亦盡矣頃奉使如燕京得
衡山神禹碑觀龍蛇草木形王孫於書可謂博
矣以老人頗好書不鄙蔑之辱示東方諸名人
親墨帖命一言識之其在帖者新羅有金生高
麗有李君俟元天錫二人本朝安平公子安琛
李塏至金玄成三十二人特以筆妙名後代者

亦多有之此何可得見也以余所聞見金生者
新羅元聖時人最古遠書佛經至今千年其親
墨跡多傳之筆苑雜記論書東方自新羅來金
生爲第一云李君後侍中亦其書大傳史記書
商書太甲三篇諫王云匪懈堂書學子昂變化
入神五臺山月精寺初見大字極魁健雲峯荒山
讀　聖祖碑見順菴書殆絶筆己卯名人傳金
自庵稱妙藝聽松書於今滿一世又有黃楊韓
白之徒以書名其時至今如黃耆老草書大字
能令鬼神辟易楊蓬萊白雲溪楓岳洞石刻書

尤奇嘗自言入山中見藤葛得筆力通神云韓石峯書傳天下初其書入中國中國之人評之曰渴驥奔川玉峯稱瓊鉤玉索而鵝溪公八歲能書稱神童萬曆末有金玄成奉敎書西京箕子碑著雍涒灘余月鹿峯眉叟識

## 梧里相公筆跡跋

梧里李相國 仁祖元年復入爲中興相時已八十以老乞退 上命有司令官給月俸不絕其祿聞爾居不蔽風雨令本道作正堂以賜之當崇禎四年五年間吾先子作宰衿陽賀並二

帖亦在此時相國遺子孫書草帖亦可見相國篤於孝仁不慕其外之福利信乎君子所爲穆八十四書

## 李上左佛畫墨草跋

李上左佛畫墨草六其一公子朗善君愛畫求取之畫本紙前後皆有之共一十二自我　中明以前言名於畫者顧仁安堅畫山水李上左畫人物稱神妙老人得上左佛畫墨草殆千古絶畫不得見神之妙其能此乎百代之下必有知此畫者知愛之也重光大淵獻南呂旁死魄

眉叟書

鄭氏傳家畫貼跋

[illegible]以鄭生袖持京絹古畫來示余山水宮觀

[illegible]人物共十貼仍謂余曰吾家三世舊藏云

[illegible]絶畫流傳惜其人與畫不可知其中有紫

[illegible]雲圖撫玩爲之嘆息良多自中原多亂東

民父老每稱說萬曆東征古事或垂涕流言若

對此亦足以想見昇平盛事書之以爲鄭氏傳

家畫帖跋　上之五年六月二十三日眉叟書

權生順經家藏世跡跋

西湖權生訪老人於漣上袖其先代筆跡示老人請一言誌之生之奉先之志亦善矣其中吉昌吉興二公老人嘗銘其墓而吉昌君功烈僅續見於史冊矣生之五世祖東興公以至行教子孫通國皆稱之今生以敬奉筆跡之心承其遺訓思不忝世德則可謂能盡於此心者也老人感生之誠孝謹書之以加勉羨意云辛酉孟冬仲旬三日期頤老人書于石鹿林居

東峯親筆詩帖跋

蘇齋相國布衣時遊名山澤得東峯詩親筆十

七首傳於家五世百八十餘年其自書詩卷亦存
陰崖公稱其書古淡字畫均適余嘗於桂峯藏
書見東峯與柳襄陽書親筆亦其書均適果然
今又見此詩此詩或得於佛壁或得於僧軸多
出於山中戲墨終無一字放散一一心畫可見
前人者縱乖詭出世以絕跡然其心於文與書
可見余嘗讀其文而悲其心嗟乎其書亦然
昭陽赤奮若剝棗節谷嶺老人書

南窓親筆跋

余於深源寺遇普願上人持南窓親筆近體詩

一篇示我曰嘗於關西僧印雄處見高麗金富軾詩眞親墨跡宛然後世名人追和諸作五十篇此其一而愛其筆法得之云在萬曆習石峯南窓書景絶藝云吾以必企及石峯南窓世皆稱南窓秀雅長於律詩人與詩尤多云閔元軸今亦嘿有之嘿得於印雄雄得於惠峯禪師云時甲辰九月既望眉叟書

禹懼庵簡牘帖跋

禹懼庵簡牘帖一時諸賢往復者凡累十紙今門陳跡僕常慕懼庵公晩節尤落落令人起敬

亦想見其所與遊前時鄭仁弘入為相以故人來相見公謝曰道不合則交絕交絕無相見也方舉世溷濁潔身守正不易其介足稱君子之盛節今讀其遺帖其交際之不污亦如此增令人感嘆無窮其中東巖書峻潔可喜惜乎斯人之不幸士林至今冤之任南原守孫城抗天下賊弑死不去其志烈矣當此時背義偷生者踵相接也獨[illegible]義一云顧一生以成其忠當死生大變又見其書無一字一語亂矣其所守亦可知讀余相寄託之意不覺隕涕丁未仲夏下浣陽

川許穆書

## 洪經歷古書帖跋

今樞府經歷洪君瑄有古壁墨畫甚奇既歲久多漏污欲易之濯其壁徐起其畫其先王父參判公時搢紳大夫往來書爲休紙在壁面承畫者得七十餘紙其中紙斷裂或亡姓名者亦有之計其年月參判公自 宣祖三十七年間在玉堂至光海初以吏曹參判竄極南海上其年發今其書近者五十餘年遠者近六十年歲逾久而其跡益貴爲後世孫玩無窮既作帖空其

而余以世守寶玩四字許篆書之參判公諱譔
字請仲別自號西湖 仁祖元年乃復其爵
上之元年庚子五月下浣

許上舍書帖跋

吾四十年前於海印寺初見金生書又於太禧
院見之今入京得見此帖於同宗小許上舍帖
中亦有金生書其次蓬萊楊使君又聽蟬李靜
吾書吾平生樂觀蓬萊書嘗聞其書入山中學
藤葛爲之云嗟乎吾嘗與蟬翁俱學於葱山吾
甚愛其筆法奇詭尤見古氣吾落南不相見已

三十年今其人已死獨其書在追思往跡愴懷良多旣撫玩忘倦因略識所感如此云四年六月壬子台嶺老人書

趙氏家藏詩帖跋

朴承旨弘美權石洲鞸任鳴臯錪宋典籤訒鄭學士弘溟洪四宰茂績皆一時才名士亦嘗所從遊皆有作題其後嗟乎通塞壽夭有命趙公之殀鳴臯之窮石洲之不幸皆天也蒐菴鳥川之詩白石之序最後作追悼諸人已亡故其年月皆在五十年後其言悽惋可悲眉叟識

## 關北贈別帖跋

元年五月穆拜鄭相公蒙示關北贈別帖帖中詩凡累十篇蓋先相國 宣祖十三年冬由中書出爲北道節度後五年爲都巡察使大出兵討叛胡仍爲觀察使聲名功業重於一時及孝考卽阼之年十二月公從列卿復出爲觀察使燕都巡察使祖子孫三世七十年間有二公相國以節鉞出塞之年公生相國癸六十年公復臨此邦邦人父老咨嗟涕洟相傳爲古事可謂盛矣又二公之行軒之搢紳大夫咸作詩以

送之古今事皆可觀相國時計其年代已八十餘年嗟乎多亂之後尚遺篇什在紙紙今壞裂不可讀古人文字一言半語皆可貴良爲嘆賞其中曰牙將呈幕府詩一首吾外祖水部公作也感而書之

## 三代古文跡

王孫朗善君亂後觀於彼國得夏后氏南嶽治水碑七十七文當時象物制書之體類龍蛇草木形千古異跡言三代之蹟也又西周史籀石鼓文秦丞相斯小篆嶧山碑皆在王孫嘗書非

至篤好其何以得此堯水至今累千年碑埋沒深山韓劉二子所不見而但咨嗟涕洟其詩傳於後世至嘉靖間碑始出而嶧山碑亦世無有見之者唯徐散騎摸本不滅僅傳石鼓文既磨滅不可見但識其魚維楊與柳如干字而已此謂三代古文云屠維作噩無射嘉平夕石屋老人識

## 書南貢趾遺卷後

辛卯冬穆在京城日接南士得南貢趾遺卷善守賢者之邦有隱君子在而世莫能知也其學

自日用人事之著者達之於性命之微而其言皆發於問學之奧有以敎人者多矣而議禮講易危詳審其固窮自守雖古人之賢亦莫之過也妻子困餒身不厭糟糠以爲雖千駟萬鍾不以易其介刻意勵行言必有法動必有禮常以姑息苟且爲學大戒亹亹乎君子之德夫以陶山講學之盛蓋不多得於羣弟子之列孔子所謂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者非耶惜乎天不假年而卒早歿

書金生親筆後

吾嘗於四年春入京城過同宗許沃汝侍郞閣書籍得見金生真蹟忻然不忘誇於趙希温進善希温曰其筆蹟如何吾舉告大略且曰其書變動如神殆非筆力可爲着古綃剥滅幾不可見曰休矣行草作濺墨竪直如絲縷長半尺者是耶曰然曰吾前時嘗見於昇平金相國藏書此本出於李灘叟先生傳於舟川康上舍相國得之於康氏子孫云嗟乎天下之寶無至得之者有之今果爲許氏之有也仍出示四徃小說宋崇寧中有翰林待詔李革楊球二人者以

書名世高麗洪學士灌入宋以金生行草示之
二人驚曰不圖今日得見王右軍眞跡灌乃言
金生二人曰除右軍復有何人能此神妙又載
筆苑雜記論東方筆法金生爲第一姚學士禮
坦然靈業亞之云吾入鷄林聞之金生者元聖
時人入山中折木畫地學右軍入神云福州繁
霽峯下有金生窟

書成按使杜詩卷後

吾既作成按使墓銘其廣〻長男後龍叩余泣謝
而言曰子銘吾先人之葬吾願畢矣死不恨龍

有杜甫詩鄉本十卷爲先人舊物先人好讀杜甫詩壬辰之亂適逃山中此書得全今經亂已七十年先人歿又三十年手澤猶在龍敬守之朝夕勉戒弟若子令毋失先人之遺願得夫子一言以示世世子孫云感其言識

## 書三賢簡牘後

韓君嘗閱其先公遺籍得三賢簡牘來示余其一梧里李相國書也其二愚谷鄭判書姜掌令子久書也嗟乎李相國歿已數十年鄭姜二賢皆不在世獨其墨蹟宛然相國之書今以年月

推之二年冬有上變事囚連累其門相國扁熹

請罪其一書言此事也愚谷三年夏有長子容

死都下吾嘗爲之哭弔其悲痛之書使人駭異

又其年李觀察卒圵闕朝野嗟惜之二公書蹟

及之如子久之閑暇亦可見於其書如面目今

皆已成陳迹吾衰病在世感而書之

## 書宋太史書後

此宋太史書也萬曆三十四年 皇孫生太史

受 命頒慶於東藩東藩父老至今傳說太史

文學使事今此書亦足見論乎古事嗟乎自萬

曆丙午歷泰昌天啓崇禎至我朝康熙之年一甲子已周而方今天下大亂易世興滅衣冠文物變革盡矣對此不覺慨然太息歲辛亥避暑節眉叟識

## 書漢山李詞國遺卷

蒙示閒中諸作老人孤陋不圖垂死見此異等奇品大篇傑作頗得古人氣其遊戲寓言加詠奇口誦心玩至愈久而愈悅之詩與文雜著諸作皆一致其心古人之心發於文者忠實敦厚爲世勸戒亦多蓋詩言其志也歌咏其事也緊

論古詩三百篇之旨同出於里巷之謳二雅之變賢人君子憂時慨世之作也古人云詩與樂一也文章之作亦由入心生德爲之本言爲之用今其言思而不散傲而不慍其閒賦得意之感邪抑無聊不平之感邪昔周衰師襄入海其聲若高視遠眺若如此邪書之卷末以荅不遺之意云閼逢攝提格孟春既望眉叟書于萬古茅廬

## 題五先生禮說後

禮說二十篇印行已數年穆在窮鄉以不得見

爲恨星山裴季章嘗與吾言眷眷有求贈之意僴相去數千里不敢望也越四年裴氏遣慿難顚沛入京果得一帙来贈其一諾必信殆古之遺義穆不𣁋以得是書爲幸與裴君益深得其爲人其後裴君别數年竟不復見而死吁可悲也穆識

題朗善君圖書帖後

公子朗善君好奇字以我頗知蒼頡古文示以所藏圖書古篆自司馬遷公孫弘申屠朗以下古今印法凡八卷其字體奇古刻法臻妙論東

方近代則金相國㝡大家而皆爲文房佳玩識之

### 題趙進善諫金石帖

今春坊進善趙君寄示金石帖四冊甚奇繆閱之忘倦古寺浮圖山碑海碣大鑿石刻之文隻字皆在自新羅歷千百年以書名後代者如崔學士金生坦公李君後侍中安平公子近世楊黃韓白之徒其書在帖凡八十七人於此亦足徵東韓文獻之可尚穆甞入智異山觀崔學士雙溪碑莓苔間又見石門大字遊清凉山觀金

生處海印寺又得金生書出海上見蓬萊蔦筆書繆忻然喜之今吾已老多亂且三十年古跡益埋沒今見此帖於趙君追思往迹猶心良感趙君博雅嗜古尤愛好文墨古跡嘗遊名山澤得古書尤多云

## 題法心軸

吾壯時遊名山澤多識沙門弟子其徒亦樂與名士大夫知姓名於是有詩軸題名之卷囊裝多難之世所謂卷與軸或為禍階為世禁戒久矣自數十年來京山釋子往往持卷軸者有之

今吾來奉恩寺見寺僧求詩者八九世道之遷易人事之開晦亦於此見矣

## 題熊淵石文後

吾嘗於熊淵石崖觀石文異書其書恠恠奇奇或竪或橫或合或散變動可駭石青字墨苔蘚不沒崇禎末有一邑宰間斵剝之剝得數字石剝深二寸石文不改亦異哉昔包羲氏受河圖蒼頡效鳥跡造書及軒轅虞夏之際得卿雲嘉禾龜龍之瑞於是有雲篆穗書龜龍象物之文作秦興古文廢而隸書作隸書者徒隸之書又

隸書變而草書大傳楷草皆非聖人作之草書又不列於王者同文古書載籍不言然吾乃今得此然後知草隸亦與於天地之文而眞見於石文知此云 上之五年甲辰六月上澣書

先世遺帖識

不肖自多亂以來羇旅棲棲以至老死先代筆跡遺墨在子孫者十不二三旣世遠多剝落難見曾祖贊成公顯於嘉靖間至吾先子之世當崇禎年其間三世百餘年此後年代逾遠筆跡寸紙恐愈遠而愈失也次其年代作爲一帖允

累十紙吾先子棄子孫已三十年遺墨在紙不
肖無窮之感良在此而愈結 上之五十年甲辰
孟秋上澣不肖穆敬識

藏六堂六歌識

藏六翁再思堂之弟而魯陵六臣集賢學士朴
彭年之外孫也當燕山甲子之禍再思堂既被
禍以兄弟連坐燕山廢後因遁世不出有藏六
堂六歌傳於世退陶李先生以為太傲然遺世
放跡其言固然遭濁世潔身遠引忘世果則有
之亦足以想見點梧無將高蹈拔俗泠然有箕

類之風著錐諾灘孔巖眉叟識

書起鳳書後

童子起鳳者故楏郡太守尹復元之兄弟之孫者也丙子之亂生民之禍盖極矣父母兄弟妻子接踵而死殭仆相望魂魄孤傷俘虜相隨於道路族類破亡悲號相失至今四十年其老者死而童稚者老矣童子生於福建其父以俘虜死而去故國萬有數之里我 大行丁年使者來有尺素付至言父亡少依於姑問其家絕國消息百越朝鮮古方外重譯之國方天下大亂

親感一氣感通盖非人力可期者人情相感可
為悵然嗟乎亂世之嘆令人苦心崇禎末明將
耿重明以其衆降奴羽亡以攻伐功多裂地受
封稱定南王者也初我江都破悉收寶貨婦女
童子闔家俘虜其父有妹見收者此童子所謂
姑者而重明納之生精忠今重明死代而據福
建者也十五年孟冬十月丙申石戸老人書

記言別集卷之十一

說

鄭君兄弟字說

鄭東益兄弟請字吾應之曰諾吾輩而與子之先君深相知子之先君爲子之兄弟築書室使我爲之文以勉之我諾而未就嗟乎子之先君已下世今子之兄弟能不墜先人之訓良賢也子之兄弟長曰東益次曰東稷次曰東禼次曰東夔次曰東龍子之先君命名皆慕古人之賢吾竊其意字之益曰伯虞稷曰文翁禼曰玄叟

龍曰言叔孟之烈稷之文高之德龍之賢皆可法於百代勉之此子之先君嘗教諭我使之勉子之志也嗟乎奭也前年不幸殀死獨不及於此徒使我潸然出涕

## 李君字說

李君鼎慶請字穆曰亨仲可乎李君曰請問其義何居曰僕嘗讀易而得之鼎之彖曰鼎元亨鼎重器也聖人亨飪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鼎上為下巽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鼎之義大矣然有戒焉其九二

鼎有實義仇有疾不我能即吉書雖有才業趨向或不慎亦陷於非義其道不見亢亨故聖人敬戒之請以此勉之可乎李君曰諾敬受命遂書之以爲李君之字說

## 權君聖中字說

少年生權聖中心悅古人之學請字於老人老人曰中者天下之正道中無定體隨時隨處而存焉此孟子所謂孔子之時者也德莫善於中中莫善於時故字之曰子時勉之勉之甲寅八月望後三日台嶺八十老人書

地陷說

戊寅春丹陽長林驛地陷始其聲殷殷若雷鳴聲在地中俄而大陷窺之若大窖水湧其中以索量其深從地上及水面五丈其水中無底驗其地土石相間為白黃色蓋土之積也淺踈不密遇死氣則陷然有妖火乘旺則火生土而妖固發灾土亟不得其平而生物不得其養於是着畜殃敗又旱乾地陰地震易坤為地為母為柄柄者生物之權也凡地之灾應之蓋東方之人傳吸火之術其氣內耗其俗驚詑其病鬱爆

多殀札其術出於南方之夷

## 得石刀說

歸化有一田父被雨過田畔見田中光怪如電就視之得石刀其長古尺二尺有咫其半爲彘兩出刃削其半若竹節上節下節四出角可以握固古肅愼東北出石砮其利入鐵國人取之先祭鬼神周武王時肅愼氏貢石砮魏景元末晉元成間石晉時皆貢石砮楛矢肅愼挹婁氏之別名其國在不咸山北今北邊野人界之地至今達朔間往往耕田得石砮近挹婁南境此

皆爲愼石翁之遺也

## 銘

### 傴僂庵銘并序

皤叟居鹿峯下爲屋卑陋又頽圮柱壞而楣倚墻户牖下使人伏而入不能立常坐卧立則俯躬叟猶安樂之鄉父老爲之謠曰屋之扉頎頎者之病也俯僂足恭耶曲如磬也叟聞之笑之曰吾自樂此何病之爲遂名其屋曰傴僂庵傴僂者病名俯而不能仰取而自戒亦識叟拙於搆業而甘見笑也因銘其壁曰

槖駞之峯其背耶未實之毳其頴耶屋之高不及頂使𢦏低而息傴而㬥亦彈彈者奚以為

石鼎銘

石之斵其䂳其硜鼎之剞以飪以烹君子則之以守其正以凝其壽命

洞簫銘

汎而廣發揚而盪其叉詳祥於玆戒其荒

酒壺銘

欲敗度縱敗禮麴糵戒生戒之哉

杖銘

杖兮杖兮可以遊可以休可以逍遙而謳

石麓銘

積石者成山積善者成德

又銘

拳石之多山氣之積草木之植

頌

靈雨頌

上之元年自三月至五月不雨天大旱於是督巫禜遍祭羣望山川不應　上憂之迺親禱社稷奠瘞孔修是日天大雨方數千里麥大熟農

事大遂黎民大悅謂之 聖王雨臣穆作頌焉

頌曰

靈雨祈祈澤我甫田昭昭明賜錫我康年
農畝驛驛豐年穰穰於 皇壽哲萬壽無疆
靈雨其滂滂我黍麥豐年穰穰厚我稼穡
多黍多稌高廩萬億於皇壽哲萬壽無疆
風雨以時稌黍穰穰貽我豐年富樂且康壽哲
於皇萬壽無疆

靈雨五章四章章四句一章章六句

資憲大夫議政府左參贊兼成均館祭酒臣

穆拜手稽首 獻頌

時仲夏之月下弦庚辰

今年兩西畿內大旱賴此雨又發月大雨山峽之田小豐東界嶺南江海間湖西南大殷

稱頌 聖德云

梅頌 甲寅新元雪夕石戶老農

其樹轇而古其花郁而潔其氣遠而彌長噫嘻君子之表君子之操 君子之德闇然日章

記言別集卷之十一終

# 記言別集卷之十二

## 祭文

### 祭完平李相國文 乙亥

嗚呼間氣不常有良人不世出盖列星之精山岳之淑氣感天地之和於是有魁傑之才千百載而乃一出焉亦必出於極治極亂之際而天固命之以一世之責以寓其用故其在平常無事之時事業固守經循常未始特異於衆人而及乎遇世變任大責然後豐功偉績煇爀於一世有以懷神人感天地者譬之江河若奔流滔

諳不極涯涘及至衝波之津激流之涯然後震蕩丘陵瀄汩排空魚龍噴薄雲霓晦睒始覩水力之所極慌惚神怪不可端倪嗚呼相國純明至正之氣剛方峻潔之操豪邁拔衆之才英特敏達之識信所謂列星之精山岳之淑氣感天地之和有魁傑之才千百載而乃一出者也其在韋布未得試用修潔自守礪行而已方國家無事仕且未貴顯奉公守官盡職而已行事固若尋常而衆人亦莫之甚奇也及世亂而見節義位高而光德業昭乎簡冊勒乎彝鼎如歷仕

三朝出入將相身任一世之安危功業侔於嵬
神聲名動於區外人無賢愚遠邇至於樵童巷
婦亦莫不咨嗟相國之德蓋德惠施於百姓如
陽春之和時雨之潤不家喻戶說而莫不心悅
誠服誅斥行於小人如秋霜之嚴烈日之亢以
明國人之所共怒雖加殛僇莫之敢怨恨或涕
泣仰其仁當兵革之際社稷幾亡生民塗炭盡
悴驅馳勞於四方以佐中興之業忠義著於天
下功德被於草木邦人生祭而報之光海無道
彛倫斁絶壞亂極矣諫而不去擯逐而無怨慍

獨精誠感時雨潤及枯涸古人所謂人無所不
至而天不可以容僞者也逮至王業新攙亂四
方危疑起自廢斥坐廟堂不動聲色使人心翕
然大定凡決大疑處大難辭氣雍容誠意感人
方朋黨睽乖之際雖甚狠戾媢嫉者亦莫敢間
一辭惟恐不遜於前雖或竊議於私室其與衆
人則厭然自掩恐其得罪於四方後世自朝廷
士大夫至於閭巷韋布皆仰之若泰山北斗巍
巍卓絶固非庸衆人所可窺議測度者也嗚呼
人紀有所賴而不墜 宗社有所倚而不傾君

子有所仰而矜式小人有所懼而不肆者今焉
已矣將下民無祿天奪耆老耶抑厭世之溷濁
潔已而逝耶乃一往一來與化歸盡正正堂堂
之志竟泯泯而無餘耶昭明焄蒿寓於蒼蒼者
聚以爲星辰以復其精耶散以爲甘露時雨以
澤萬物耶嗚呼功施於社稷德被於生民爀然
在人耳目者固四方之所欽風而卷舒隨時夷
險不貳進則盡節而忘軀退則囂囂於畎畝視
軒冕如浮雲淸風礪俗可以爲百世之師者今
不得復有於世矣愚陋無狀猥蒙推與承敎甚

厚嘉言在耳不敢怠惰惟恩服膺勿失廢業毋
負於教育之恩而亦不敢忘平生敬事之心也
嗚呼哀哉

祭晩覺文

嗚呼穆遭喪在漣西時吾子去黄澗適海上其
後穆又因亂失所飄泊嶺南流離中交遊隔絶
峽俗鄙野無聊欝悒無所自得又誰可與語心
開叙由嶺表抵湖海幾千里自初別時至今又
幾十年無路一聚合叙離別問舊學以資長益
穆憂哀𠩄多病日甚加以辛苦遠客貌益枯而

髮復蒼蒼漸白聊以上吾子衰顏白髮又非疇昔之容矣頃年挺而以旌節出嶺表得相見具言吾子德益邵貌益睟氣力且復康強無恙仍遂及戲劇而相笑輒復稱歎心竊謂神明扶佑君子幸使後生少年有所仰而矜式士大夫之嗜古悅善者有所從而問德穆亦頽落未甚幸得更承規警庶幾惕省於晩途豈料人事遽忽至此嗚呼慟矣前秋得惠書眷眷皆是遠別之情未復云年迫衰暮前患脹症漸痼恨不相見終此世矣季冬間見挺而書云韓城丈得痁病

久而藥物無所效既憂之仍復眷戀其流落間
事嗟乎遠地人事不相及雖有憂患疾病無路
省問徒相憶渺然增令人苦心至今年正月之
初訃音傳自從兄所聞其月日喪在前月而訃
至於逾月之後又可悲也西向痛哭拊心切怛
前秋一書手墨宛然至今如相對爲永訣嗚呼
慟矣亂離十年之間人事遷易壯者衰衰者老
或無病者死而其病者加痼是固物理之常然
而竊疑之賢者之生固異於衆人而卒令埋沒
與衆人隨盡何也此天道之所不可知者也嗚

呼慟矣闇闇和粹之容忠懇偲切之訓旣無所
從而聞覩而吾儕之所推宗而敬之者無其人
嗚呼慟矣

祭張旅軒文

崇禎十有一年歲次戊寅二月朔乙未十七日
辛亥陽川許穆謹燒香酹酒而哭于旅軒張先
生靈筵嗚呼人物之生莫非天地之所鍾育而
氣有淸濁粹駁之不同而賢不肖繫焉時之治
亂道之否泰繫焉國家治平百年和氣大發於
成中仁明之間羣賢輩出相與講明斯道而聖

人之教燦然休明於海隅絶域蓋自箕子以來歷千萬年而復盛於此矣嗚呼叔季以降禍亂相尋民物之所以相安而樂生者又乖悖泯絶而人之道至此可謂極亂矣雖聖人秉之其顛危毀壞之不可扶持則伊昔治平之和氣索然消衰已盡於是君子道消又從而殄亡矣嗚呼特蓋繫乎人耶抑人繫乎時耶先生以治世之粹氣挺生於南服蔚然爲大儒而旣不得行吾所學於一時則寧卷而懷之道乎以行吾身而樂之雖嘗應聘於昭代又席不暇而去則其樂

固不改矣嗚呼當危亂否極之際德惠不能施於四方而使堯舜君民之志竟殉身而歿則天耶蓋道見則見道隱則隱道長則興道消則亡於先生固無憾於天地矣其嵩高之德深厚之學簡約之言固非後生淺學所能窺議測度者也其可以出則出可以隱則隱視富貴如浮雲囂囂於畎畝之間爵祿不入於心雖千駟萬鍾不以易其介其道無他此天之所以覆地之所以載萬物之所以並育堯舜得之以爲君伊傅得之以爲臣孔子得之以時中伯夷夷逸柳下

意得之以逸者也此聖人賢人之所以生而負一世蒼生之望沒而可師於百世而不疑者也嗚呼吾道方窮又失耆老人心由此而益昏世道由此而益亂而殆無復可為則天之將使斯人竟貿貿泯泯而已耶嗚呼哀哉

又 代從兄作

嗚呼厚於三十時遊嶺表因得謁於先生覩君子之儀聞君子之論知君子之德至今餘數十年自懸不敏懵陋猶初而其慕德欽風又曷嘗一念忘于懷也其間世變無窮人事艱難竄逐

窮隅每自恨山川阻遠莫遂願學之心頃年數書開誨益令人向德無窮及玆忝叨遺化之地不自念蹤跡之愧恥徒私自幸賢者所過餘敎在今足使後人觀感而知勸路出關洛又近君子之鄉唯思一晋門下親承提誨賡副夙音之願豈意中途遽承凶訃幽明永隔此生無復考疑而問德迷道窮年竟悵悵而終也微言已絕吾道已矣通天之學貫古之識深厚之德旣不得復有於此世則天之方喪斯文終不憖遺耆老耶抑吾道旣否先生與天地俱閉耶此路幽

昧又失依歸旣爲斯世而悲爲斯民而悲而又自爲悲悲愈無窮也嗚呼慟矣

謁檜原文穆廟文

恭惟先生高明之學純粹之德其可見於言爲動作者温而栗簡而詳恭而泰使人人同得其仁而各學其所近如和者得其温直者得其栗淸者得其簡旣道大德盛人得一隅而咸足其量風雨霜露無非天地之至敎而萬物沾被各遂其生成此先生之學至大而備至簡而約殆後賢後學所不可及若穆初從見先生於泗上

後羲先生於新安今遺亂遠來至南海上謁先生之廟始既得其所依歸而從之卒而喪其所依歸而哭之至今數十年追其所依歸而慕之其心如一日瞻禮廟宇肅然如在而不敢怠惰顧以末學孫陋無所發明日讀遺篇願欲竭力從之殆至白首而不渝

祭宗兄玫晦文

嗚呼吾兄修潔之行特立之操有可以廣頑而礪俗見於言行而焯焯者人皆見而慕之固不待知者知之穆以卑陋自從吾兄得於觀感而

效德者又何可一二言也曩時亂離經年嶺海千里顛沛艱難未嘗一日離而益知吾兄持守之嚴踐履之方截然有防雖欲企及而不可能也穆自就食南中相別隔遠常自語曰未老更承規誨警起惛惰庶不迷途於晩年豈料人事奄忽長逺而至於斯耶慕義平生存亡永隔悵悵於世知己者益少年前數書枉問益致眷念於覊旅之難而日月未久遽聞凶訃嗚呼人情將死之感字字爲永訣之語也天涯戀戀之思終作死別尤可悲也嗚呼自古賢者恒不遇而

或不得其壽爲惡者受福而積行者埋沒吾知
天道竟何如也撫兒姪育孤甥無假萬事零丁
得至成長命也亂離相依親戚數家如今十年
之間喪亡殆盡哭吊之外相對叙患難者無幾
人生忽忽如夢如幻增使吾心茫然而悲也
嗚呼哀哉

祭韓君五奎文瑞文

維歲次壬辰二月二十五日丁卯陽川許穆燒
香酹酒哭于韓君几筵嗚呼吾於世落落少知
其相愛如君者幾人又不幸有殀折者如此哉

吾衰老竊悲後死者良善君愛我厚信我深吾
無一報其意君死而不能永訣葬而不能臨穴
徒拊心長慟慙負幽明稚兒孑子無所號其飢
寒疾痛其死其生在天者難諶不知天道如何
也嗚呼人死而觀其哭弔其人賢不賢可知今
君死而凡知君者莫不出涕咸以爲爲死者毋
相負也自殮至葬猶恐其不盡於禮也善乎人
之不背友如此君亦取友如此哉嗚呼哀哉尚
饗

祭太學上舍九十翁朱季愼靈筵文 庚戌春

人生多欲良善難人事促擾閒暇難人命夭折極壽難翁謙厚樂易與物無忤恬談無事樂立源不求不競彌年壽考安且順簡而平以此好德以此康寧以此盡年上古之世天下熙熙民樂壽域者此也今焉已矣古人言事今不可復見我亦從此長逝同歸造化酹酒長辭哭之盡而人之事畢矣嗚呼其有相感之氣發揚昭明薰蒿悽愴者有知耶

宗祀祠文

識貫乎古學通天人 統言學德 修身以道修道

以仁言所修恒以一德讓以守身言所得不諂
不辱君子之事二句童言行事以嘆美之窮且
益堅君子之志

右祠讓老宗祀祠字享祀文凡五句四十字

吾友好古嗜學與我相知最深相信如古人
今斯人已亡長逝者不可作老人後死慕之
亦如古人聞諸生立祠以俎豆之作血食之
以詔後世 宗化安溪東里餘文巖[illegible] 墳墓一里上流二十里聽川

上之四年孟冬小雪前二日甲戌眉老識時
上命棄息居老人行年八十四

## 忠賢祠文

惟祀主報以死勤事則祀能捍大患則祀
翼翼一賢大慮行志忠臣之義
逢亂懸凶制義成仁捐軀以徇
能立大行不失不僭不易其賢
帥勵忠義克艱濟人安土與民
遠引不疑貞白自珍踈月晳保身
悲傷說義無大無小足義之表
俎豆有報齊敬有廟百代之教

春秋享祀文 甲寅秋

亘以就義衆以死難萬夫之觀

殺身報上行立教成百代之名　右存齋

忠義以濟勝敵克難能捍大患

寵利不居長往不疑哲人知微　右忘憂堂

祭亡子詡

維歲次丙辰五月朔壬午十八日己亥父漣上老人使次男司圃別提[illegible]致祭于亡子通仕郎詡之靈嗚呼慟矣汝出繼未弱冠所後父母皆亡繼而吾家貞敬夫人又亡汝纍然居喪前後十有餘年仍柴毀積瘁乃死嗚呼慟矣汝受

氣薄其生良苦其命多感又短折而不長吾今年八十有二骨肉親愛已盡今在世者無人又壯子死有嫠婦孫兒一不忍見其憔悴悲號嗚呼天道不齊衰老者長而少壯者殀何也送汝入地吾亦居此世無日父子死別茫然作長言使汝兄燒香酹酒以為永訣精誠相感歆此馨香

祭李童子文 楡溪李君之獨子也

嗚呼童子秀而雅好讀書有文行聞善則喜之聞不善則恥之此天性然也老人心愛之不幸早夭而短折信乎蒼蒼者無信漠漠者無神盡

子病中心自語死生脩短命也死者茫然而父母慈慈之悲無窮時此童子怨傷父母心不言而長逝者悲哀行路隕淚嗚呼與化同歸知識雖去焄蒿悽愴相感通者不眹酹酒悲號永訣永訣

祭慈山先生修墓文

嗚呼先生學參造化識貫天人萬古之文百代之名修墓肅虔幽宮妥寧

記言別集卷之十二終

# 記言別集卷之十三

## 哀詞

### 李生哀詞

有生者何無祿者何叩冥冥增淹抑嗟而志尚可哀短折而不長死非其年淹非其鄉歸伦者已而零丁者悲有毋老而臨年有嫠婦孤兒

### 藤菴叟哀詞 并序

嗚呼大賢已遠門人弟子諸老德皆亡唯藤菴叟年八十餘康強在世穆嘗過賢鄉得侍杖屨叟所然悅之具言古事稜以圖書穆心竊歎君

子之邦遺書餘敎尚在而不因長者何以得此
自追感前古如承函丈親受口指常恨隔遠戀
德無窮吾徒不幸遽失長老襄老迷途無所考
德而問疑嗚呼已矣先輩盡矣作哀詞以寓永
訣其詞曰
確而和善守而不移見其行不磷不淄擧世涵
濁埋没者命歟吾非斯人之爲哭而誰哭諸

挽林 副率宗儒

嗚呼君爲兒時善笑語瓅然可愛及成長有室
且有男吾見先宣公迎賀如一日君從仕來京

師吾私戲曰吾且老矣前日兒且爲官乎嗚呼吾老不死覩居此世而日覺愴懷良多吾少時從先人於咸陽送徐夫人喪後八年哭觀察公於城南又數十年承宣判吏曹二公俱逝今君又無病而遽亡其間四十三年哭四世五喪吾不知人情欲久視者何心君生質不薄謂可期長久矣嗚呼十年悲哀終使人夭折其命天耶細想平生不知天道何也以吾期喪未除不成哀歌拭淚長言與爲永訣

挽朴承旨德一

吾與君少學於慈山後君仕而爲朝右人吾窮而讀書五十年雖出處不同跡而君與吾無變吾嘗逃難南奔海上咏無聊閔旱詩寄君其詩鬼惟可愕君以爲文章徒勤而無益吾復書學虞夏殷周之文以釋之書凡累千言後吾入京君作顏子纂言吾叙其書及君辭中書出守迓城吾序以識別吾平生讀古文自踈絶於世以文字相與若絶少爲君作詩書序四篇凡萬餘言吾文幸不泯傳於後吾與君交驩可告於後人無疑也嗟乎今君已亡矣自此與吾相發者

無幾而白首南山對酌高談戲劇無人嗟乎長逝者無知吾獨悵悵然長自悼也嗟乎儻一永訣永訣 有大功未葬長言永訣以代哀詞

## 鄭生秉彝哀詞 并序

上古之世人生則壽考後世壽考者少而常多殀何也其殀者吾不以爲命也惜乎生亶人之子生之視我我之視生若骨肉而無間也生篤厚而好古又有兄弟四人皆秀而雅相得專親之懽心知者皆以爲善行前月聞生病卧城中吾在漣西寄書相問得向喜之報數日聞其死

天乎天乎善行者無祿耶徒將心長號悲乎長逝者已矣生之兄弟哭相持將無辭而自眞大人者此尤亦不忍聞而悲也聞其義作哀詞以哀之其詞曰

哆口而頎秀而少者幻耶笑語可憐齒齾壽者夢耶昧昧者無知徒令有知者怛兮惆兮

綾原大君哀詞 并序 代弟作

舒處門下三十年親見公子仁愛好施自親戚之近以至姻婭故交皆曰公子能仁我及公子捐館舍逈無餘財廩無餘粟自卿士大夫以至

工商百隸莫不曰賢公子亡矣或謗泣相弔此何也嗟乎公子之義未必遍施於匹夫匹婦而其信之者如此可知舒居姻親之末偏受親愛之義感恩無窮徒知淺鮮無以報公子此生已矣臨當大葬託哀詞以抒微忱其詞曰

苦心礪行貞而不移衆之佈也謙約篤行富而能貧衆之服也德厚義明天喬壽考衆之吒也

沈司諫大孚哀詞 并序

嗟乎吾信叔公平生讀古書嗜古人之道及仕而登顯列其事君也皆古人之道一朝以言事

見斥羈愁窮辱不慍不辱以沒其世人皆曰公以直道顯以直道窮莫不悲其道而憐其命吾以爲通塞天也大丈夫心事落落當如此獨所悲者世道凄凉良善日盡以吾倀倀迷途徒致怨於冥冥而泣涕無窮爲之作哀詞以傷之其詞曰

行吟澤畔哀湘纍些謂閭娵醜嫫母媢些芝蘭萎折芳不識些百代之名永輝光些魂魄悽愴悲故鄉些

挽鄭文翁

嗚呼善惡性耶窮達命耶脩短定耶自古良善多窮窮者多不長天道洄洑難信者理也今君之亡尤致憾於蒼蒼而悲恨無窮以君清明之氣篤厚之行不怠之學所立者正所履者順庶幾古人之大方不幸窮矣而不長此命耶定耶以吾襄死無友自君之亡此路茫然心事益孤良自悲也六月到城中見君神氣凋悴不如平昔之神旺氣和吾心竊憂之然豈料君奄忽而逝也及吾還返鄉廬君寄書眷眷云此後重逢邅速不可期別思淒涼到今追思此永訣耶此

君自知不幸而其言及此耶將死之心忽然先感不自知而其言如此耶求見先碣文追改數語及高陽山水記既付與歸便謂已得達於君所追聞不及君所君已長逝尤可悲也浪州古文之託何可忘也吾與柳君雖不相見以君之故相知則熟矣今聞柳君已決赴歸當待相見說君之言傳君之託相對泣相悲也雖不果來當傳寄柳君毋相負也嗚呼叩心長號君不應重言捲柳君不顧嗚呼君有知耶無知耶以吾期喪在身永訣長言以代哀詞

## 哭閔寅甫葬 應協

嗚呼雖死生殊途精靈不昧焄蒿悽愴之感其有知耶其無知耶廉介之操雅潔之志篤厚之行足以礪世而警俗者今不復見於世矣穆老死已迫相知凋盡今君又潔身厭世而長逝後死者觀居此世為何如也死別無涯白首相感又茫然矣嗚呼永訣永訣

## 鄭高靈昌詩哀詞 并序

前十二月龍洲傳君之訃吾就龍洲相吊爲之悲慟不已君好人之善如恐不及恥人之惡如

將浼已巳矣斯人者豈易得也君嘗託我以論撰之業君奄忽而死有手墨宛然使我不忍見也六月吾過嶺中哭君於龍山時闔家癘疫不得營葬及冬將葬君月日来告悲夫幽明永隔良友此生不再得親切之規夫斯人之爲痛豈特爲長逝者而已君有二弟皆已早殀君又無祿至此天乎天乎其於善人之世不報德而逆殃何也徒使爲善者怠而爲惡者肆寄作送終之詞以爲永訣云其詞曰

耿耿其裏沒而不昧噫天實爲之又何慨也噫

代從兄雪翁作

某孫幼不學無所知識幸蒙提誨初知讀書之方人事之則以至成長多所薰陶于今五十年間或旅遊東西或從宦遠途得侍承懽能詎幾時年來寄客嶺外消息愈遠然懷恩慕德曷嘗一念弛于心也天之厚德之報雖不得高位顯食宜受大耋之享每特康寧期以無疆某以弟子之最少及今衰白在世而傳華凋亡幾盡思欲更侍德儀得承謦咳道里隔遠常恨人事難諧前年偶因一書候問遽承凶計西向慟哭俯

心悲傷某自流落来繼有哭泣之悲褁病仍加
不能千里奔哭孤恩負德至此又大反顧平生
良愧幽明今適有恩山之役扶病遠赴路出所
闕謹具薄奠来哭宿草精靈昭感歆此一酹

哭李君

嗚呼君仁厚之性孝弟之行自吾居此鄉至今
四十年與君交契之深且四十年吾心敬之如
一日每與君相對慕善不已嗚呼君窮不達運
沒而不見吾聞善人必受其報不知天道誣耶
伯氏年老遽亡賢弟與之垂涕相懐吾前年亦

喪偕老之弟兄弟俱在不知偕老之樂及死生之分更追前日之樂茫然忽之已亡望之無及凄涼孤獨之悲長逝者無知有知者無涯又有嫠婦稺兒相持悲號行路且泣吾弟寂寞亦無嫠婦稺兒君賢而窮沒可哀視吾弟則猶有後繼者亦天道之報可冀已僕身有期裹未葬不成哀詞作永訣語拭淚書之庚戌四月廿八日

李平昌冢爲哀詞

白沙李相國稱先相國之賢曰謙能似子產專對似叔向樂善似留正無黨似司馬其心大臨

事不動能立名於後世先人嘗讀先相國訓子孫書首言爲學大方亦不越乎禮樂之本信乎君子之訓有其德者有其言也君相國之親孫忠厚愿慤亦可以見其外而知其內聽其言而信其行賢相國之世信有人如此賢相國之訓能謹守不失墜亦如此情乎良善無祿遊宦棲棲逡於客途天之於厚德之世施報之理大謬此物與理迴然乖反不可知者也然變易有常天道可必君以厚德之世入賢不食報諸郎多秀天之將大其積而厚其報耶嗚呼慟矣

林生哀挽

君我外祖水部公之曾孫而於我為堂叔好親
愛之於我十七年好氣槩以事舉子業去之樂
觀書遊名山澤以至老頃年西遊數千里至古
朝鮮箕子之墟觀殷人助法畎遂登臨泰白入
海九百八十里問耽羅三乙那鴻荒古跡上頭
無嶽遊白鹿泓望南極老人星次又千里訪我
具言博觀廣遊遐哉此遊可謂曠世無傳欣然
樂之別去今三年矣前夜感噩夢心忽忽不樂
朝則君死而訃至氣類相感死生無間先知固

然耶慟哭何言乎者即遠聞龔君有日老耄無
人事又遠莫之及殮不憑屍葬不臨壙幽明永
阻君事我如古人我亦視君如古人今而已而
寄哀詞以叙悲其詞曰
不數數於名不役役於利古人之風古人之氣
一朝遺世而長逝化者又可追已而已而空言
永訣吞聲而噫嘻辛酉秋八月既望眉叟書

貞夫人李氏挽歌

夫人我 宣祖元功延原李相國之子左侍郎
上黨韓公之夫人稱賢婦人之德八十五年以

穆老而猶聞舊家懿範批以挽歌不敢辭作四
言詩以道靈輀其辭曰
世德之懿維淑維惠世德之教維克維肖天道
之報維慶維耄火黻三列維荒維帷貝齊三采
維魚維池成禮之葬備物之數行路之唏孝子
之慕

李秀才軒紀哀辭

嗚呼有生者有死然其或脩或短者何也其有
常者命耶其不常者命耶已乎已乎孝容之孝
也者夢耶恂質之恂也者幻耶徒使父母之慈

一朝變爲至死之悲丁酉孟夏下浣連姻老人
眉叟書以永訣

李生遠紀哀辭

五福莫善於壽六極莫憯於殀方長之折仁者
憯之而況良士之軌軌礪志修行早殀而不發
者乎天道之使爲惡者長爲善者短折此理迴
決乖反而不可知者抑何也嗟乎已死者茫然
吾誠不忍其裹白之叟寡獨之妻澌瘁而悲號
丁未孟夏閏月下浣孔巖眉叟慟哭

吳判書挺一哀詞

子奢之恙刀父之訾蕭艾之服蘭茝之恥變白

詠謠傴正連蹇陷滯坎壈夫孰衍矣夫孰瘢矣

慈惠好樂善之聚也夙夜恭事善之施也不爭

不疵善之歸也已而已而良善日沮俗貶世衰

阨而巇嶮嗟欷歔涕沱如　上之十一年孟冬

既望庚子孔巖許穆哭挽穆衰老無人事不能

臨哭窀穸之歸辜負相慕之義痛恨終此生已

矣作哀詞二十句八十二字

　許參判啓哀詞

嗚呼愷悌慈詳其可得乎愽文好禮其可得乎

恭已與人其可得乎宗族仰其仁賓客慕其善莫不曰善人善人者此其可能乎嗚呼孝子之事親君子著焉公貴人壽考之門榮養致孝可謂善人之慶何爲人事遽變纍然重憂毀至滅性嗚呼此吾相愛者之恨也穆叉自悲頃年衰老遭逢愍凶頑不死滅今公之亡猶使我忸怩而疚心嗚呼世道茫茫良善日亡今見子孫之多知有厚報於其世而以死生之感還顧平生忽忽如夢如幻眷眷相慕之義已矣嘗對書穀日博論古今已成陳迹徒令後死者悲期壹在

身今當永隔長言嗚咽以代哀詞嗚呼此爲永訣此爲永訣

## 李生道長哀詞 幷序

天之與人或壽或殀或厚或薄人命不同而未必賢者壽厚而不肖者窮殀此天道乖戾理不可必也嗚呼李生其事親孝而處兄弟交與朋友交而信平生一不以非義羡人之通苟以其道亦慕人之窮好善如嗜欲不幸殀折亡無後天道信耶吾嘆惜之哀愴之痛哭之繼之以長言之嗚呼哭子之父寡獨之妻其生育遲而其悲

無涯嗚呼此可謂善人之常耶言之至此痛愈
結而悲愈長爲之作哀詞以叙永訣其詞曰
不肖之長衆人之謗也善人之促君子之惜也
壽不足多殀不足嗟也嗚呼其命之孅其譽之
悲也

韓君五弼挽章

君確而和秀而可愛吾初見君心竊奇之以爲
韓氏當復立不幸早殀嗟乎人之所望則天則
必窮其命人之所愛則天則必夭其身天之所
好惡與人大戾何也吾爲之痛惜之詰之蒼蒼

而與之永訣之吁嗟乎歸化者之冥漠兮徒令
有知者怛兮惻兮

哭李兔山

老人久爲人世客幾八十年親知皆盡孤獨無
憀如寄如浮從知朝々歸矣不圖君又奄忽長
逝祿仕棲棲其命愈窮人之禍福榮辱窮達固
命物者之洄洑難諶者也廉介不苟好善出於
性又失此人笑語相逢忻然同好惡者茫然人
生有涯歸化者無涯一理相感死生無間今其
萎矣身有門內之感不成 哀歌永嘆長言以爲

永訣昭陽赤奮若參伏

淑人李氏輓詞　韓德亮母

敦且克敬賢夫人之行也有子克肖賢夫人之教也恬安壽考賢夫人之報也

金判書南重哀詞　并序

我東都公子孫再從之列惟公與我二人在世而皆至白首以我衰頹癃病一息未死而公康寧壽考久為親戚賓客之所同慶而夭之何使公先棄親愛而我以須死久於世何也歸化有時日月差有先後自此餘日不長一氣同化其

有知耶其無知耶死別茫茫長逝者眛眛嗚呼痛矣同流合污與世卷舒人或莫之知也當是非耶正之途不改不易或諷諭而警人者亦足以起余比古人之介求之此世如此人者又幾何今不復見於世矣嗚呼慟矣長言之不足繼以哀詞其詞曰

人生忽忽兮朝露忙脩夜冥冥兮不復賜哭盡呑聲兮奈悲何名與事凄涼兮一夢多

許上舍哀詞 并序

吾宗許春正上舍少吾二十年吾愛其秀而藝

深相得頃年寄寓湖右客死而歸吾悲其無櫬而死作哀詞以傷之其詞曰
已而已而昭昭者已而耿耿者已而合散者悾耶洄泬者命耶壽厚者誰也窮殀者誰也已而已而天之蒼蒼漠漠而無知

## 寒岡鄭先生挽詞

嗟星岳之降祥乃賢哲之誕生含元精之睟應羌純懿而淑靈諒金精而玉潤是德宇之天成夙好學而厲志究聖賢之蘊奧克精思而沉潛兹實學而實踐明誠進而敬義曰乾乾而自強

旣眞積而力久宜仁熟而義精窮神化而自得
致廣大於精微接退陶之正脉亦有見而知之
繼先脩之遺跡聊輯述而發揮實追配於古人
前與後其一致嗟從政其詎幾曾不可以小試
世與我而相違終未展夫素志樂天命而安義
雖道否而心亨何皇天之不憖伊哲人之云亡
念微言之圮絕固此懷之惇惇陶山欝其幽幽
汾水淡其無波想英靈其有托從先哲而靡他
哀小子之無類憫昏惑而眎方幸承恩於下風
慕盛德之輝光痛儀形之永隔悲此路之茫茫

情鬱鬱其何極聊陳辭而永傷

趙校理哀詞 戊寅

嗟呼君篤厚之性修潔之行博雅之學居家孝悌通於神明立朝嘉言著於簡冊與人必忠信義孚於交際操履平正論議方嚴不喜苟同而苟悅先相 公文學直道為一世表傳百代而不沒祖公歿而崇碑壙銘其文章之作古雅百代之文編次敘述不謀於當世之名能文章者而以先相公之私専屬於老人此義何可負也不幸裒聚未卒而君奄忽長逝天道乖乎以君之

賢官不過郎署年不及耆艾不能無私致憾於
蒼蒼者矣嗟乎天耶命耶抑氣數之變有不常
者然耶於其葬也乘淚書之以叙悲嗟乎永訣
永訣其哀詞曰

貴大不如壽極壽不如名廣譽勝文綉何如朝
死夕無名吁嗟乎莫言之子少平生

李典籤守約哀詞 并序

嗚呼吾二人始為姻親兄弟之年鬚髮未生今
已三百六十一甲子皆入八十不料兄先棄親
愛我亦從此逝矣特先後異耳俱衰老無人事

常以不相見為恨今而已矣淳朴無華古貌古
氣今不復見我獨後死心事益孤感念存亡亦
復何心吾聞盎寧君八十餘秀泉君八十七青
杞君八十二咸川君八十三先相國八十八我
完善君八十頃年兄以老已倉守今不及八十
不一年高年好德壽考之門七世二百八十年
上古有此事耶未知太史氏書其事具載名臣
之世壽考古事如此否嗚呼為已化者長號良
為永訣作哀詞其詞曰
親愛在心古貌在目懿言在耳一日奄忽而不

見相見而喜不相見而悲已而已而昭明薰蒿
悽愴之感已而

金大司成哀詞 并序

僕幼少時公舉進士已有名及穆知讀書學古
文爲事公已顯爲朝之右人後逢世故論落數
十年公以宿德老成敎國子於太學穆新從嶺
南歸拜公於東村舊第時暮之春花深小園門
巷無車馬公恬靜吟哦自娛間僕辛苦遠客款
叙平生因出示故著文章曰論難文學上下古
今公亦許之不以爲謏穆亦俚盡其愚退自喜

以爲公能知我前年入京公患風痺不能應接爲禮後復至則殁而殯於客位穆爲之哭弔哀盡嗚呼簡潔不訏樂以文學自老貴而能貧於今之世不可再得恨裏病其葬也不得執紼以報嗚呼良負平生作哀辭以見意其詞曰

蘧之竇兮朝日躋長歸舊里兮悽而悲話兮還兮殁而思

公子琭原君哀詞

吾嘗受知於長公子最深今吾衰老在世而以

公子之賢以嘗所以事長公子遇我我賢其義信公子如信長公子之雅也公子好言論能好善而忘勢好飲酒自娛惜乎公子飲酒不節卒以此不壽前吾入京公子訪我於所館見其容貌瘦消精力不如舊吾竊憂之今聞公子亡嗟乎多病者或全飲酒者必亡吾悼恨之以其死不以為命也於其葬也作哀詞懺情之又以為飲酒之戒詞曰

醉詎何尤不醉者之憂長逝者何知有知者之悲噫嘻死而不復見吾誰與善

記言別集卷之十三終

雜著

## 書贈權評事頲止道之行

永嘉權君以天官員外郎爲北道兵馬評事辭朝過我我送之曰 上爲邊防之重專任武臣多失人和特遣近侍以糾正不法以尊治體以務君有此行君至行東與公之子孫老人舉君之先代家法古事以贈君之行君伯父尊相國吾以同列心敬之相國心存敬畏無戲慢無懈怠服食儉素居處樸陋門庭如寒士之居見眞

亦而知其大不但天性然也其家世世守先訓

亦可知君亦以此勉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隨事戒愼勿以細故而忽之勿以輕小而易之以篤先訓毋忘老人之言

書古文贈韓君箚

韓君篤信好古以此事親從兄與人交而必信吾樂其道而贊其行吾嘗讀書得湯武氏盤盂劍佩出入居處皆有銘曰箴戒於其身者凡八銘又得周廟金人之銘孔子曰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行身如此豈口過哉皆用古文書之贈韓

君癸巳日短至眉叟書

古文書贈申君 丙申孟冬

秦皇帝焚滅六經又壞古文程邈作隸書而上古鳥跡之書甄豐氏奇字古文因不復用於世吾甚傷之秦人棄仁義不師古而聖人之文遂泯泯也吾年老嗜古文樂觀蒼頡古書然世無知者何所用之然客求書每以古文書贈雖無用於世世當有知我者取之

讀鄭圭窓遺訓

竊嘗聞之先生之學入於無爲與物神通其學

無師寂寂玄玄無言而自化耶古有生而神靈者抑然耶野史所載尤亦不可知其端倪殆老子所謂不出户知天下者耶吾聞白日無影耶吉曰至人無影其亦至人者耶及讀訓子孫篇一以聖人為師其循學之要戒飭之方無一不躡君子之軌跡者然後吾益慕其心而悲其遭嗟乎世乖心違以為世既莫我知也懷道遯世試於外物者然耶吾謂身出 清齋中權古之所謂逸民者非耶

贈法河上人 甲申

其生也如浮雲寄於天地其死也若歸雲之散於碧空其中唯有長空片月萬古長存唯一靈知覺之不滅也

李生綵溪亭上樑文

溱潭白鷺洲下流合爲揭灘爲維楊山水佳處山環水洄灘上皆茂林蒼壁綠波渺漫李生綵愛山水以九月庚午結構川上曰揚觶而祝曰美哉遊於斯息於斯康樂於斯仍書樑上

佔畢齋金先生墓碣識 墓在密陽大洞里

崇禎中李侯惟達来莅此府嘗謁先生之墓念

禮物不完無以稱大葬也官出財託子孫以爲作役之資諸生受之使去後十四年始就功於是墓碣石床華表大備仍識其年月役作始終善乎當侯之時移建禮林祠立神道碑又作於溪問表碑侯之尚德右文如此年月日陽川許穆謹誌

讀權忠定公逸稿

權忠定公厚德大節儒林學士莫不尊慕之不已愈久而不忘者也今讀遺文不覺斂袵起敬李文純公作行狀己卯時 上召用儒學賢才

並用以爲至治可興而公深憂更張無漸被人
嗾齮公爲諸公力言調濟而事已大謬公去朝
而其年禍作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其此之
謂也至乙巳事 文定之垂簾而尹任等竄時公
爲院相首言寬貸事人皆知言不可用而徒惹
禍無益而身爲國之重臣當國之大患有死無
隱職也其責難陳善可謂盡矣事至滋蔓獄事
起禍連良善李文元公及公皆竄絕域明年公
卒朔州在青塞一千七百里公年且七十窮亦
極矣公安之若命與書子弟曰此寬典也受國

厚息負罪至此遺命薄葬君子窮厄使人慨然
忠言雖切無益於一時而理明義直足以豎立
於百代於公又何憾焉公之殁今百三十餘年
世道多故文字無傳今在子孫者短律詩十六
篇牘二啓辭一祭文一塚墓文一對策一其文
忠厚簡嚴一字一言皆有以起人者矣信乎君
子之言也纍絓文網畏約自守不敢以文字示
人今有妄作亦罪也藏之篋笥敬述平生景賢
慕德之心而已也

義烈傳

白弘愓隋城人其先代多顯人有仁豪仁傑皆
仕　卩　明間仁豪爲亞卿仁傑及事　宣廟爲
四宰仁豪有子五人其少子惟讓又顯於朝當
己丑獄其家既㓕死有從子天民淪落晉之南
境有佳譽卒早死天民之子弘愓性不羈多智略
以勇強自負好俠氣聞義不避死見惡必讐之
鄉人畏憚之　宣廟世有倭寇國大亂時年二
十一以老母匿山中猝遇賊自知不得脫出而
當之以全其家賊得之知其勇大悅置舟中日
守之猶恐其失之也誇於衆曰我得一人其人

勇士善養之可以任用其中有一人來熟視之
愕曰必殺之不殺且殺我賊猶重惜之愈益厚
之先以諸擄遣歸其國弘愷亦在遣中日夜伺
間脫出不得詐為戲狎陽示之善而陰試其力
既知無一人出己者夜竊其劒盡殺舟中賊傍
舡賊窮知之出鐵鉤鉤舡舡不可動而羣賊盡
起惡引劒擿鉤舡者斷其臂持鉤者死而鉤自
脫惡刺舡舡行疾賊追之不及與同舟被俘男
婦七十輩還國諸俘者初則愕然無不失睨及
既捷皆伏曰將軍之高義也事聞賞職軍資奉

事海濱好鬼風俗奉淫祠泗川有叢祠最妖張
俗傳有客不敬慢侮神無狀不出門其口鼻出
血即死人愈畏忌遠近多趍之太守不可禁弘
悌怒曰妖安能生死禍福人哉即起毁其像焚
其祠墟其地而去人皆曰彼狂不逾日必得殃
祟覆其家而且死卒無恙淫祠乃亡平生鬱鬱
無所知名遇飲則醉醉則歌慷慨傍若無人人
莫知也事母八十一母歿年已六十一能執居
喪之禮廬於墓下以終制人皆以爲善行弘悌
容貌不逾中人聲如乳虎目光如炬七十勇氣

不襄以壽終

索囊子傳

完山乞者問其名曰不知問其姓曰亦不知或以洪號之能多食而不飽或不食而不飢風雪祼體而不寒人與之衣則不取乞米而食有餘則亦與之餓者未嘗與人居亦未嘗與人言宿於館舍下府中耆老人皆不知乞者始來之年代而容貌不改或號曰索囊子蓋結索爲囊行則荷之無宅物亦無異事往往遊都丁人莫知去來弊衣木履行乞於市今相國元公嘗爲官

山尹必畏之招延之甚厚亦不辭與之食則食之與之言則不言一朝不知所去其從南方大飢令不至者幾十年云斯人者蓋遊方之外而不與事物相攖樂忘世而泯其跡鶉居而鷇食王駘狂接輿之倫耶癸卯正月眉叟書

警諸兒

兒輩在長者之側請學應對之外莫敢干預長者之言

居處必恭執事必敬與人必忠莫敢怠惰傲慢歆羨放誕以循浮薄之習

聖賢一言一行皆爲學者之準則莫謂高遠而
自畫甘處下愚
讀書者必欲學古人之學行古人之道也非以
飾末藝而遺本性取爲名利之資而已也
寡欲爲存心之要恬澹爲養性之本衣取便體
食取充飢毋苟慕華美以爲識者之所鄙
無益之言及害有益不急之務頹惰志業
況凡百玩好移心而喪志者乎
聲色之淫狗馬之娛鬪雞之戲亦非讀書人所
宜近也

兒輩專心力學，毋留意於其他，以勵志行。

讀史記作豫讓讚

趙朔時有程嬰杵臼之事，及智伯亡，又有豫讓。三晉多奇絕之士，有以也。其事或成或不成，而其殺身徇義，死不滅名，以激志士之心，一也。國事著豫讓事，左詳，衣盡出血，襄子車輪未周而死，後世皆以為怪。余讀太子丹事，稱烏頭白馬生角，或者以為太過，然怨毒之感，無所不至，也不可知也。悲夫！豫讓者，其志可謂烈矣。

書古文九章後

前冬韓君從我請得古篆入夏居叢石莊曰讀易折木抄書贈凡二百四十三字

韓文瑞敏而雅吾甚愛之不幸短命吾慟惜之至今其幼穉子塾成人而見我吾相對不覺悵然含淚吾嘗為其先人書贈古文九章今又見其書其事宛然如昨日感而書之　甲辰秋七十老人眉叟識

記言別集卷之十四終

# 記言別集卷之二十五

## 記行

### 泛海錄

十六年九月余遊海上辛亥宿於三千舊鎭乘早潮入海海上月高數丈矣海中舟人西指露梁眞南岸有忠愍祠前有南海大戰碑又北岸有萬曆中皇明征倭將士題名蓋水兵都督陳璘嘗駐兵於此云

曉泊昌善島於是曙氣始白東方一星二星漸稀而步望皆漁火塩烟島有兩岸東曰興善西

曰昌善山木多松椒太僕置監牧畜馬於此島中土沃多穰於田畔皆樹柵令毋害禾穀遇馬羣多騂驪文騮而入山者多駿云或曰有神馬往往雲霧間時見云夕復登舟泊南海之梯嶼其人以舟爲室善沒海取蠔鷸衣而極貧此贏蟲誌所謂蜒蠻其性變譎

明朝過榧子堂西距南海縣二十里海崖山木皆榧其上有神祠有古老傳新羅世有王子入海島死而爲神至今海中多祀之作迎享神詞詞見拾遺

微雨至錦山環山周以石築舊遠不知其年而
古時盖畜馬於此其傍有曲浦權管舊壘於山
下賞橋
薄晩晴山中入深松水淸石白間有石蹬潭水沿溪深入無路過石梁從陰崖石逕至顚海中九月霜不殺草木葉不凋上有烟臺其下刻石由虹門上錦山六字又刻嘉靖壬辰前翰林學士周世鵬景遊李鷹翰之尚州浦權管金九成同登其他石刻落不可見烟臺拄層石上平可攀而登最高帀有烟霞命曰霞石臺絶頂西有

古祠禀海之人事聖祖神師而有巫祝主之
黔魁鳥名以西海茫江泓水濁以東為碧海烟霞
鳥名以外濁氣不及其外為温海與天無垠天極
於蒼蒼水極則黑比天與海之辨也海中多洲
島間有烟臺成壘如巨濟閑山蛇梁赤梁黔魁
耽羅其外外洋烟霞藹之在外洋蠻夷所泊東
南望日本西則耽羅而海遠常多曀一歲再三
見見則大雨其南則海外諸蠻夷測其方如羽
民沙華爪哇琉球麻羅奴外夷誌皆在海中不
下之東南作南海中感懷詩二首 詩見拾遺

絶頂南石壁下鐫菩提佛字其前又石壁石壁上觀石浮圖其下蛟龍窟在石壁間又其傍以下聲音窟吾入其中擊石皷響諸谷有同遊子儀好狂氣舞於石下又其前石壁下穿出石竇乃下海曰虹門菩提下石峯間稱山氣積處世傳 太祖微時從無學祭山靈云欲往觀子儀不從神祠南石峯最奇曰捨身巖或曰九井峯上有九井無獸蹄鳥跡山出海上多恠石奇巖吾南遊至此極矣山在南海中去京都千餘里海中多蟲蛇恠氣山出蔘苓夜宿聖祖祠號起

觀星辰乍有雲噎在東南俄而海陰大風朝從九井下憩其陰有浮層瀕亮贈我躑躅杖作古詩一首酬之 詩见于遺

朝雨下山乙卯出海宿百泉寺同遊叔提子儀雲程少年生金南老叔提出海歸海莊

戊戌舟行記

九年六月三日余入京前日趙克善德裕丈死而未殮矣嗟乎此丈頃年以老辭官人皆以爲善也今其亡矣上舍生金壽蕃秀而其父大司成貞夫人未沒喪而相繼亡蕃詩甚四年哀毁

而死嗚呼命耶時以海囚赦還及行園請定之事兩司爭論而余入京即離遞言責且無他事故無所論列至堂小吏來言召對事辭疾冒雨出城初十日也

乘舟泛店前浦翩翩從之翩後過主亭乘主亭者主亭丈入所羨者也丈人有高行異才傲物自識者也

碍下西江待潮退子陵沽酒來見相對甚懽既別去至蚕嶺下雨中觀仙遊峯過楊花渡至幸州山城下上有癸巳勝捷碑宿於舟中聞早潮

起船則潮水正滿俄而乘潮落下孔巖至巴陵浦口近海江水始濁有鹹氣過邑島其南岸章陵云、陵下金浦郡也舟人西指深嶽與鳳城相對此海口也其外祖江祖江者二江之會入海亦曰三岐河其北岸交河之烏島城西南望江華直西為德水之蠏巖至此下碇待午潮潮落時觀漁父乘舟橫江張網入海子蓬首髒身持舟襆其網乘潮上下有海鳩數十爭魚亂飛與人相忘人見魚而忘鳥故鳥亦忘人

祖江東北為炭浦其上為洛河當燕山甲子之

禑虛庵遯世匿跡於此云至帆浦水味始淡還氣漸清至臨津灘下為清江遇順風舉帆自臨津上江岸始有石壁往往有深樹茂林如花石亭李文成別業寒碧亭滄浪亭皆成氏舊業江上人云

此岸為積雲師心丈人舊居其後有師心墓斯人好讀厚自守嚴言必謹行必果古人所謂實見實踐吾見於斯人嗟乎斯人亡今不得復見入峽口江壁嶄絕水淥淨日暮山氣益深至石破江村佳處前有古渡其上庳硠此壁下八月

壯遼水落海子以舟為家來集於此鬻魚鹽互
市為利
上有四賢祠翹先蹟暮泊舟巖郭結城舊臺云
朝日將舟行乞人送酒食居喪故令其少婿來
見甚款又金綾州追來江上停舟相見築小亭
曰聯翠亭云問其浦曰紫涯其灶岸曰銅浦上
有漁村自古相傳此高麗林椿江上臺云
日晩舉帆上翁蘆灘此翁蘆河也其上云溪又
有古壘前灘極險沙彌川入於此上流有古城
隔江相對因石壁為固江上父老相傳古萬戶

壘云此未可知麗所敗被兵於契丹此戰場也至今有古迹如此耶其上〻重城今績殘縣亦曰此新羅句麗兩國之境云

江上紺岳有薛仁貴廟〻〻為淫祠過鸕鷀巖至蓆浦江山觀下流尤佳其上仰巖最奇絶有石峯有高壁有重淵有古鐘沉於此邦有亂則鳴物舊而神者耶自蓆浦至此南岸皆白礫斷阜皆蒼巖拉有麗王廟謂之崇義殿江水極深江上人云前有龍見則旱東有阿彌寺

麻田前岸江壁上有古壘今其上為叢祠其前

浦曰宣浦大水則津路所通
水深灘淺又阻風下航曳舟遡流過烏江水勢
既折風自順復舉帆上壺山峽灘石極險此摩
差拄麓山深水急水平之水至此合流謂之上
浦其東陶哥渭多白礫平沙過壺口則栗灘栗
灘上焉灘灘上巖壁間有潭水積焉深險不可
游過焉灘則歧灘過歧灘則榆淵淵上榆灘榆
灘二三里至鵂鶹灘其下為澄波渡又其上鬼
灘去熊淵文石十八里文石者熊淵陰崖石上
有文如草書者奇不可辨前志一邑宰以上辛

之石文深入不改凡江上古事可記者多而無所可問自澄波渡下舡歸眉叟書

三陟記行

庚子冬吾出爲三陟受 命三日辭朝行止遲西留治行數日與鄉里老少話別於玉溪十月十三日也前夕權右尹致書請其先大夫墓表仍書之曰陽川許穆謹書以表尊尊古德之心云

十四日宿平康南棋獜窟傍有黃氏溪亭穩溪上之勝

十五日朝大霧過金化縣雨雪登馬峴仍風雪大雷夕冒雨宿狼川境横川村此不及山陽驛數里山高谷深覺峽中風氣

十六日苦風寒朝日過狼川縣晩渡大利津遵入方川驛

十七日早出至楊口縣甘舍春驛自狼川至此沿流七十餘里挾江往往巉巖松林間有白礫平蕪過沙邑則有郊原有犬吠烟村

自方川十里曰西思羅江上村也淮陽楊口狼川之境也淮陽之水至此合流過此水始淺多

石可涉又其上數里方川之水合流

自舍春驛行二十餘里上開省嶺山深路險踰嶺山中多土少石山爲童山高地可以燒畬下地可以芒種有白屋依山谷者五六嶺間開地少出日常晏昃日常曛山谷沍陰登嶺始望遠畓平川落日嶺得開省之名以此耶嶺下長陜皆高巖巨石川谷盤迴行三十里石梁十二出富林驛彌首坡寒溪之水合流過之寒溪之山嶺傍大山在楓岳五臺間山最深人跡罕到踰三峴三十里至嵐校此獜蹄東境之驛川波遠

原野廣富林嵐蔽景陜中佳處東行六十里登
彌首坡此楓岳南麓多秀石登臨東海無窮踰
嶺則遂城
嶺下東南行二十里則元巖自元巖從海上南
行六十里降仙自降仙一十里襄陽又二十里
祥雲祥雲南二十里洞山不及洛山寺十里過
襄陽時與姜京叔酧話京叔曰人之才有能有
不能不能者當去其言甚善京叔前秋嘗言責
以言事出襄陽
自元巖過洞山連谷連倉大昌沙洞吏東安行

樂豊踰火飛嶺羽溪平陵數百餘里丙子丁丑間避亂行歷之地追思奔竄荊棘一日得一食則生不得則死道路艱難歷歷在目今二十五六年相從親戚皆亡至此良爲長嘆

自漣西至嵐校四百二十里自嵐校至平陵三陟境三百里

甲辰記行

人日庚午大雨雪仍大霧壬申又大雪丙子又雪月半戊寅又大雪在橫山朗善公子使還遣我衡山神禹碑其書甚奇與僞跡古文又不同

稗史云夏后氏作形似篆是耶此之石譔文尨
蒼古難知聖人之跡至今三千七百有餘年碑
沒於世久矣嘉靖中出於衡山岳麓地中南禮
部湛若水誌之甲申又大雪丙戌又雪丁亥又
大雪後四日辛卯魚登哭閔寅甫葬至檜巖掛
猿寮宿壬辰曉雪後終日晦迷此夕訪龍洲公
蘇嶺閑居公示以壯叟消氷花自得窩諸作二
月乙未過永平白雲溪陰凝積雪袤丈苦風寒
水澤腹堅如嚴冬乙巳曉大雷雨山中丈雪流
江水溢氷裂戊申 又大風雨三日仍陰曀不見

日又大風三日留鼻巖述河圖八卦之變作占尼老人易序上下二篇作衡山神禹碑序寄孫嶺五年三月朔朝癸亥

三月自橫山歸省家廟有祀事仍留客曰癘疫之隣皆曰燒香設食鬼神之招此何也時村隣大疫余曰詩曰奏格無言時靡有爭祀享之報臭味之感誠也豈如巫祝擊皷而聚神者也況鬼神不歆非類乎客曰主公不畏癘何也曰氣數有盈虛今吾耗老而精氣不死

甲寅記行

十五年仲夏壬辰出都門宿以大興佛宇在銀
閣東北石麓小洞　上叔父獜坪大君曾溪別
業夫興下臨石溪有溪堂堂前有重石矼其最
高者曰飛虹之橋過虹橋有石亭縹緲危徑橋
上瀑布甚遠望之若水落九天之上刻曰九天
銀瀑瀑亦傍刻松溪別業石矼上下又有蒼壁
寒潭二大刻山外望曠野平川為絶景客相從
者數人完山李云恭大来漢陽趙職國寶廣陵
李聃命耳老又從我者從子掤字子如者也八
十老人眉叟題

自四月不雨旱乾至今五十餘日川源涸禾苗枯出曹溪三十里回龍寺前宵始雨溪石間聞水聲雨中幽鳥相號溪瀑下水清石白可遊其上回龍寺山水佳寺舊遠佛殿正門傍有石槽刻弘治十四年出曹溪李學錄先迺趙君送至回龍話別甲午宿寒山朝雨過磨嵯峽口大来宿我於摘溪草廬明日雨中還至家作大葵藿行累百言

戊午記行

四年四月十七日祫陽拜李文忠公墓仍遊冠

岳自西紫霞頂摩題過佛陛登靈珠臺靈珠臺
者我　先聖禮佛處也為冠岳絶頂望海潮極
燕齊之海其下東紫霞下金水窟洞赤訪李監
正昔者文忠公以老謝歸衿陽時相國八十四
至今五十年老人辭右相出西湖至衿陽拜相
國墓老人亦八十四感而書之
廿二日洪君徵鄭子皮約尹希仲持酒送我
廿四日上歸田園劄劄曰臣蒙荷殊遇寵擢異
等感激　恩私為　殿下死無所辭臣年八九
十精力耗死老悖至此不可冒居朝班初欲跪

行趨詣殿陛之下瞻望 天顏永訣入地以爲無憾也既衰敗無餘耄病又劇無復人事舁疾還鄉一念狗馬之戀精爽感矣 匪無任悚懼死罪死罪自西湖出里餘

上因政院啓還承旨鄭維岳勉留諭以不得承

命之意至城東門外京畿觀察使權大載前大司諫權瑎濟用監正李碩寬送別關王廟左議政權公鄭參判之虎權參知脩齊送別書至長興府使裵尚珩禁府都事韓重檷梁輯見於西湖上仍送我至此道峯題名

許穆眉叟老人今年八十四以老辭判中樞歸
漣上乘夕至道峯與諸公叙話驛亭辭城市
暮入山中滿壑溪響松風令人懷抱爽然明日
觀萬丈巖仍題名
左承旨鄭維岳以勉留傳　諭來京畿觀察使
權大載承　命追來揚州牧使李東老州官饋
享來老人歸路下溪石上大書觀水二字永言
一字誤書不去　上之四年盖夏卄五日
濬源殿叅奉李浣前吏曹佐郞權璵進士徐福
一儒生李涵前大司諫權瑎社稷叅奉李麟徵

儒生趙𧦅擢甲萬權聖中海運判官沈撥生員
韓𩓞新榜及第李文興進士李譯儒生沈得雲
洪塾從老〻來者從子翀翊翊 恭陵參奉又
外孫鄭重𥛉金承吉送行書至前夕翰林安如
岳奉 諭旨來爲留行事也
夕至楊州北三十里夏居明日午出有青松觀
瀑之約而以承旨在後不敢漫遊不果至捕溪
李文来家止宿吏官李著晩以傳 諭追来
曰承旨狀啓還吏官傳 諭下本道給馬護送
繼給米饌以 示至意政院書吏告目如此又

上劄謝歸田里劄曰遠遣近侍既有偕來之
命又復 宣諭勤切臣老悖昏耄負 殿下至
此罪戾益大惶恐隕越死罪死罪欲還則筋力
耗盡決不可供職欲去則 上敎嚴重且遲且
回在道上已四日氣力委頓疾病又劇何幸
聖人有寬許之 寵命得安意昇返鄉閭無非
天地覆育之仁無物不被感激隕涕不知所云
明日承旨吏官皆還御醫鄭斗俊奉 命來此
夕老人還至家廿七日也
明日吏官權德邵奉 批答來批答有曰須體

至意從容善攝毋忍秋涼相對之㫁

十五日召對玉堂南益熏白 上曰判中樞去矣請示繾綣之意 上曰亦予意也有此諭左相極言老人去國云云 上曰在江上時有相見之意予誠薄不得回其遯心云云南益熏復進曰 殿下用其人不用其言用其言則雖在外猶可不用其言則召之無益也

太學生上疏請留 上優答之廿六日四學生權聖中等又上疏指斥金錫胄言外臧用

事 上批嚴峻明日錫胄連上疏言三不幸怒氣不可當 上優答之儒生等目之以無狀太學空館

儒生尹周美等上疏極言 上以借名留賢尊攷錫胄至比王氏 特命停擧四學儒生權聖中趙瑊李湞李普等及世紀朴泰遜數人者停擧成均館不受云

左相力言儒生等不可摧折以張士氣

上不答頗有不快意禮曹判書睦來善曰儒生之疏主意不正言且過激則無可恕之道

也尹周義等停舉以此故也
老人還鄉之後承旨李沆白　上以老人前年
家失火借屋而居舉李文忠公古事云
上令本道築室以賜之連上劄辭遣史官李文
興傳　諭史官道峯題名者也仍叙話良久權
聖中趙瑊停舉而史官奉　命而至數日間人
事有如此者良爲長嘆五月廿二日眉叟識

記言別集卷之十五終

丘墓文

穌齋先生神道碑銘

原任領議政穌齋盧先生諱守愼字寡悔盧氏三韓大姓本於光山高麗監門衛大護軍恕生致仕左右衛大護軍亶亶生監察持平後卿後卿生嵩入本朝為右議政右議政二世有知司諫院事尚禮知司諫院事二世有同知中樞德基在 惠莊王時有出處大節事在金文簡公所撰誌石文於先生為五世祖曾祖敦寧府參

奉　贈吏曹判書敬長祖豐儲倉守　贈議政
府左贊成翊父諮人署別提　贈議政府領議
政鴻皆以先生貴故推　恩三世者也母貞敬
夫人李氏籍星州禮曹參判自華之女也先生
聰明博學為文章尤深於經術未成童既以文
學名十七灘叟李先生延慶妻以女仍師事之
二十選博士弟子學中士多敬之者慕齋金文
敬公知館事以時習箴試諸生歎人才不競見
先生作複數日言不可不慎二十七以禮初見
晦齋李文元公請聞存心之術文元公指學曰

有物於此握則破不握則亡先生喜曰此忘助之異名也嘉靖二十二年擢甲科第一名初授成均典籍移弘文修撰明年遷侍講司書有書筵講義與退陶李文純公同選書堂以道學相推許爲重其年　恭僖王薨　榮靖王立明年乙巳爲諫院正言論劾李芑傾邪小人移吏曹佐郎　榮靖王立八閱月而薨　恭憲王立有尹任事士禍起先生収職牒歸忠州三年鄭彥慤上壁書加罪乙巳人先生初配順天其年遷珍島作沃州二千言先生在珍島十九年海中

固貿貿先生教以禮俗始知嫁娶有禮著人心道心辨執中說夙興夜寐箴解李文純公見之曰斯道不亡於東方有往複書 恭憲王立二十年始解乙巳人先生量移槐山及 昭敬王立李忠正公白 上遂有收叙之事先生拜弘文校理明年陞拜直提學兼藝文應教尋陞副提學乞歸養 上用大臣言特拜清州牧使尋陞湖西道觀察使先生上治本數千言仍進夙興夜寐箴解 上下校書令刊行時議政公發而奔喪幾不勝喪事聞 上特遣醫問之先

生上疏謝進君德之戒六事一務討訓解不務
求實義二務察瑕纇不務立治道三務攬權柄
不務合人心四務循前例不務行古義五務悅
諂諛不務愛正直六務喜才藝不務重器識時
有與李文純公講喪祭禮書既三年拜大司諫
辭不許特拜大司憲又固辭不許以母病請告
上曰卿一日不可不在左右以老母來京仍令
縣道共行事及入京上疏言民事　上為之勞
慰且曰任賢才擇守令先致富庶然後庶復
祖宗之治壬申拜吏曹參判仍陞拜判書時

顯皇帝即位頒登極詔使來先生爲上儐接使
館伴仍拜大提學上祥冠儀明年癸酉拜右議
政 上之元年以校理召還一年三遷爲大司
諫以憂去復入才三年致位三公尊用無比四
方想望㒵 上命三公同天官薦有學行者趙
穆李之菡金千鎰崔永慶又薦士四人柳夢鶴
奇大鼎洪可臣柳夢井皆授六品爵有突異同
辭疾乞免甚力 上許之政院玉堂皆以爲國
之元老不可去也大臣亦白 上遂復相請擬
洛業院申嚴贓汙法乙亥 仁順大妃薨先生

與左相朴淳上白帽帶終三年議　上從之時黨議大起先生白　上沈義謙金孝元兩貶補外郭越上疏言事有外人通宮禁伐士林之言上怒先生曰此言相傳臣亦聞之越輕信塗聽越雖過矣不可以言罪言者也丁丑　仁聖大妃大漸下教大臣瑠任灌仁淑復官事也　上問之曰事何如對曰臣乙巳罪人言不言皆罪也復四人官爵以慰　太妃可也政府仍請削其勳繹連坐還籍沒戊寅正月白虹貫日乞免不許時大夫人八十餘　上賜米豆三十碩酒

脩魚腊食物先生上箋謝仍乞辭不已拜判中
樞尋復相大臣白　上也諫官姜緒進驕溢之
戒言甚切直左右肅然畏憚之不敢言先生曰
緒之言人之所難言者而能言之　上無厭聞
之意古人曰君仁則臣直　上容諫如此宜有
臣如此也　上悅校理金守顯言成運贈爵事
先生曰曹植成運李恒　先王召此三人植高
運謙皆自守之士恒平實開牖後學多有功於
學者今行褒典當先恒而後運也時植已　贈
大司諫矣冬　上不豫先生召入卧内諸大臣

從之　上執手言曰善輔嗣子先生對曰臣當
死生以之　上既疾止引見三公令薦士先生
薦閔純辛巳春因灾異乞免益力　上不許鄭
澈撰挑答文頗有譏侮語　上覺之然無改作
之事矣先生仍力辭不已　上曰天以卿授寡
人不可去也其九月貞敬夫人卒　上將加禮
以賜弔賻曰毋過毀缺四方之望念日寒途遠
鮮貂裘并賜藥物令毋守塚返哭令列邑共喪
事未葬　上聞先生居初喪之節禮論甚切既
葬又有返哭之　命既返哭先生居倚廬寢苫

枕草食蔬食先生已六十七 上憂之勉以權制不已賜米豆至冬又賜之先生上疏謝曰自惟仕而受祿以為養衰而受賜以為祭臣毋生死皆食臣無功之食云及祥乞歸祔家廟時左村缺方朋黨相攻擊朝廷大壞矣 上虛位以待服闋遂拜左議政上疏乞免不許特遣承旨宣召又遣史官問於中道又宣醞漢江上寵禮之殊甚乙酉以老乞免不許賜几杖陞拜領議政既謝命白 上朴謹元宋應溉許篈皆放歸田里謹元已死矣三人者癸未以名論得罪謂

之三寵者也丙戌四月白虹貫日二上疏乞免不
許仝扁十青亭作自銘丁亥又以老上疏乞免
上乃許之大臣白 上曰方中外多虞非某之
德望無以鎭靜不可去也遂寢其命至明年夏
又力辭許之而尋復將命還授 敎曰遣史官
某老不行禮令本府郎舍宣諭猶力辭不已辛
判中樞己丑春乞奉朝賀不許又乞致仕不許
日本倭遣使求和事下大臣議先生曰天下之
惡一也秀吉弑其君義無可交也冬有鄭汝立
上變事獄事大起先生嘗有命薦金宇顒等誤

立方有名譽亦在薦中 上曰某尊禮之甚厚而引用罪人國之危亡係焉義甚嚴先生即出國門之外以負罪自居 上聽大臣言罷判中樞於是澈為左相實主獄獄事滋蔓及搢紳大陷人心懼之客欲援例自列先生曰旣誤薦法之所不貸豈自明而得伸哉明年四月七日先生卒先生生於正德十年卒於萬曆十八年年壽七十六歸葬化寧葬用自銘貞敬夫人廣陵李氏與先生同年生先生卒之年三月十一日卒祔葬同原無子以從子大洛為後官榮川郡守

側室子三人戒來戒難戒後壻一人坡州牧使
許瀓大海生醴泉郡守道亨道亨生三男生員
碩命 安邊都護府使竣命奉化縣監景命壻四
人應敎沈大孚進士柳德壽都事李沆進士李
弘蓋先生之學篤於彝倫日用之則達之天德
天道推之萬事萬物自事父母處昆弟與朋友
交以至事君敎循其序本諸身始諸家推諸邦
國格君心正大義舉賢才遵舊章明治體可見
於講義彈塞養正皆其學之文也先生旣拘因
海島幽愁窮抑涵蓄才學卒以成大用者天也

文章甚高龍洲趙學士絅曰其聲律古氣可比
於殷商周彝先生讀古聖人賢人書沉浸醲郁
積而溥之為文章故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
謹嚴乃先生尺木繩準也或疑先生之文不類
宋儒王鳳洲之言曰談理之文亦有品別茂叔
之簡俊二程之明當子厚之沉深其衛道一也
其有韻之文海島十九年澤畔吟也正與屈左
徒牢愁幽思之同致張谿谷有言穌之氣格磅
後崔簡易車滄洲極言本朝三百年操觚之士
無一人及之者云噫異待後世之子雲哉先生

別號曰蘇齋或曰伊齋或曰晴室最後左相鄭公琢侍 上從容言曰以某之賢 上倚任之甚重一朝以謬薦坐斥人心惜之 上不聽光海二年廷議以先生請配享 昭敬廟庭光海以爲不保終始報罷先生既卒沃州人爲之立祠以祀之尙州道南忠州溪上祠皆合享焉其銘曰

道德博文仁也爲國以禮敬也盡言無隱忠也守經立義正也

旅軒張先生神道碑銘

先生諱顯光字德晦別號旅軒姓張氏高麗上將軍金用始籍玉山十二世有府尹安世府尹生左尹仲陽左尹生掌令脩以直道聞於先生爲六世祖曾祖 贈左承旨俊祖 贈吏曹參判繼曾父 贈吏曹判書烈母 贈貞夫人京山李氏 齊陵參奉彭錫之女也皇明 肅皇帝嘉靖三十三年正月癸亥先生生焉八年先府君歿十七八學旣通沉潛經術作宇宙要括十圖二十三以才學被薦矣許公潛出牧星州見寒岡鄭先生問南中好學之士鄭先生曰訖

子之門好學者顏子一人此豈易言哉有張顯
先者求學志道它日為我師者此人也二十八
母夫人沒有喪制手錄柳文忠公嘗累薦於
上及相見遣子袗就學焉萬曆二十二年春除
禮賓參奉秋又除　齊陵參奉皆不出明年特
敘為報恩縣監門人鄭四震請問出處之義先
生曰學而優則仕有禮意則仕家貧親老則仕
不仕有二恥欲潔其身亂大倫一恥也欲假其
名索其價二恥也既之縣與父老約月朔月半
之會令各言民瘼闕失補益糾正敦孝弟勵廉

恥尊德行黜敗俗皆移風善俗之大法也二年
不樂謝歸以擅棄官守以法就理有 經筵官
白 上乃得釋夏遊永陽立喦泉石二十九年
上命校正經書先生被召命縣道給馬又連被
召皆不就冬除工曹佐郎叅周易校正移刑曹
佐郎謝歸三十一年除龍潭縣令不就又除義
城縣令數月邑有變自劾歸三十六年光海新
立除陝川郡守三十八年除司憲持平皆不就
四十三年修冠儀四十八年鄭先生卒先生與
諸弟子講喪禮狀 顯皇帝崩先生若哭日東

民自壬癸之亂父〻子〻得至今日皆帝力天
啓三年 仁祖克大亂首訪遺逸先生以持平
召之辭以老特拜成均司業國朝初無此職
上即位特為徵士設者也又改持平中道以疾
辭明年春陞拜掌令時李适作亂 上南狩及
适敗死 車駕還都先生不及 行在所追至
都下又有除命 上即引見問為政先生對曰
訖在 殿下一心振作日新 上稱善特厚賜
之旋拜執義先生上疏辭之仍言恭儉節用敦
德省刑既出謝 上又引見言人心世道之難

合先生曰自古無不可變之人心亦無不可回之世道此在聖君賢相相與有為而已也 上曰中外人心多怨為之奈何先生對曰四方已困於前時殘暴之政愁痛未蘇都下新經大亂騷屑未定互生疑貳 上下惻怛之敎以賑勤恤之意則人心定矣侍列者有以反側者為言先生曰今愚民潛消默化於大度之中則反側者自安都城四方之本都民定則四方定矣 上為之尊賜之加厚特拜工曹參議 上曰勿辭小官當大用之後日特命入侍晝講講罷世

子請見以賓禮待之旣退上疏告歸卽出門
上連有命追之而先生已發命圻省給馬護送
此後連拜吏曹參議同副承旨皆不就六年拜
刑曹參判時玄啓運之喪方適有召命旣入謝
上疏辭職移大司憲連上疏力辭三告乃許旣
卒哭臨行上疏言建極之本又曰志卑則道卑
道卑則事業卑事業卑則人不服人不服則隣
國不畏天地鬼神亦不佑矣明日 上引見又
進天德王道累百言辭出 上送之曰見世子
有所教誨也先生告世子曰世子年至古人志

學之年爲學以立志爲先云明年有虜寇有嶺
南號召之命寇退上疏陳政弊仍進私利偏邪
之戒八年拜吏曹參判不就上疏曰　殿下不
忘危不忘亂不忘亡然後可以盡君道廷臣能
忘其身能忘其家能忘其私然後可以盡臣道
上曰以卿宿德大老每以同朝而不可得豈寡
昧識薄之致也欲以卿爲上下矜式教訓世子
不欲責之以職事十年又拜大司憲不就時李
貴崔鳴吉等言　章廟追尊之議先生上疏言
追尊之非禮曰以孫繼祖繼絶之常道云十二

年又拜 大司憲不就其五月有 仁穆大妃之
喪上疏言亮陰之中充養至德建立大本以爲
祈天永命之本明年七月仁政殿震先生上上
震下震十六卦陳修省之戒十四年特加資憲
尋拜工曹判書又辭疾時以 章廟祔廟之禮
爭論者皆得罪先生上疏曰 殿下於所生所
以發孝者旣盡矣而人且疑其過於禮也况入
廟在古無可據之禮此欲孝而傷孝欲仁而害
仁也 上不聽又明年拜右參贊不就十六年
拜知中樞有 召命禮意甚至先生至中路上

疏辭焉　上賜之藥物先生又上疏謝仍言朝
廷不和之弊累百言有曰宇宙間一道理而已
善惡各一類邪正各一類是非各一類善惡邪
正是非未聞並立並作並行而此道此理不悖
者也　殿下之所建極者衆盡而屋下不得會
其歸也其十二月有南漢之變先生以爲行朝
阻隔命令不行通諭州郡父老各擧兵勤王又
出力以助餉十七年二月聞南漢解圍先生辭
先人之墓入立嵒山居立嵒在東海上改名立
嵒曰立卓嵒蓋寓意也七月命門人製深衣九

月壬申先生歿于晚勗齋年八十四前夕大雷
雨山崩川水溢訃聞 上爲之罷朝巷市二日
使本道庀喪事乙未發引返故山從柩之士五
百餘人 上特賜祭十二月癸酉葬于金烏山
下吳山之洞東向之原前夫人鄭氏贈叅貢适
之女早卒有女一人壻叅奉朴晉慶後夫人宗
氏忠順衛孫之女先先生八年卒無男取從弟
顯道之子應一爲後爲大司成丁亥生五男惜
悅悏憕憍惃縣監又三女壻任景尹李埧曹夏
英埧教官應一生三男錄鏈鈺錄別坐鍵持平

先生發臨臯川谷金烏皆推祀之不知旹立旹
元堂皆有祠　孝宗六年經筵官吳䕃白上追
爵左贊成後三年經筵官吳挺緯又白上加贈
領議政命太常賜諡曰文康道德博聞曰文淵
源流通曰康先生沉潛渾厚之積業深博大以
韜晦自隱為貴既學廣而德備近而心術人倫
之則遠而萬事萬物之宜推至於上天無聲無
臭之極無所不究和而成德仁以利物利物莫
先於惸獨故曰矜鰥寡恤孤獨天地之大德吾
心之全體也又曰天地間事無非人事之所當

為者其戒曰虛為萬實之府靜為萬化之基貞為萬事之幹謙為萬益之柄儉為萬福之厚

仁祖時先生召至京師相國李文忠公見先生問時政先務先生無他荅但曰有一言今者國之大患在疑相國退而語人曰賢乎可謂善治相時者也時功臣等暴得大權心畏惡所忌者皆殺之士大夫重足仄目人心大壞先生引對進言多此意也先生所著述甚多而雖家人子弟亦莫之知也如易學圖說圖書發輝易卦總說經緯說晚學要會宇宙說先生殁後乃出又

有宇宙要括録疑俟質耄戒文集諸書其銘曰
博達之學利物之仁深厚之德邃而通和而毅
儼而翼嗚呼可以權可以動可以式

## 戶曹判書金公神道碑銘

公諱世濂字道源姓金氏其先本一善人三世
祖以過永柔縣令祖孝元事 宣祖重於時貳
於當路者斥出為永興都護府使卒父克鍵通
川郡守母陽川許氏弘文館典翰箴之女也後
公既貴推 恩府使府君為吏曹參判郡守府
君為吏曹判書許氏為貞夫人 皇明萬曆二

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公生我　宣祖二十六年也自爲兒時端重有儀才藝卓越名譽早著二十許夫人歿既三年選國子兩試其明年擢甲科第一人爲禮曹佐郎兼侍講院司書俄入玉堂爲修撰知製　教丁巳爲司諫院正言當光海九年有廢　母后之議起公斥劾其主張者得罪竄郭山一年還之江陵又一年釋之許任便居住者五年　仁祖既反正以修撰召之尋改獻納復入玉堂至校理甲子以繡衣廉察湖西以父憂去既除喪爲校理移司憲府持平皆

不就後復以校理還獻納 賜暇書堂丁卯之
亂 上出幸江都 命體相李公元翼從 王
世子至全州公以從事在軍中聞祖母鄭夫人
歿而奔喪體府許以所乘馬遣之後當路者以
爲奔喪不得乘傳不許銓薦領議政金公瑬知
經筵鄭公經世白 上上怒以爲排抑異己其
沮毁者皆黜之後復以修撰召之公上疏自言
犯律 上曰此陳三之疏也 召之不已不得
已入謝猶力辭仍稱疾還鄉里凡三召以副校
理入謝累遷政府舍人復以繡衣出湖南 啓

陳民情政弊 上紓謫適和以寬民還爲副應
教時功臣等爭言 章廟追崇事諸言不可者
皆斥去公與諸學士上劄力爭俄敗執義辭曰
天威已嚴大小戰戰莫不寒心自古安有否隔
如此而國不亡者也斥臣駑劣云云 上乃止
三司竄逐之 命時朝廷以虜爲憂方議築城
江都分遣御史兩湖嶺南諸道試諸生令不才
者從軍又有棄淸北之議公上疏曰國家失百
姓心在此歷數言之又曰人心離而大勢已傾
殿下雖有十丈之城百萬之衆無益於勝敗之

髮羣臣為此計者過也 上下其議廷議多右
之者以故其事不行有司臣李貴自薦為廷曹
判書公啓 上曰臣聞容有求一官於貴者貴
心薄之欲啓其人自衒之恥貴亦恥之安有堂
堂盛朝以貴之所不為者待貴也 上為安李
貴斥公為玄風縣監至縣立學規修鄉約法條
制詳密逾年邑大治有宰相白 上上賢之令
上其條制頒行四方乙亥有上變者連累及公
上即釋之其年以疾去歸邑人至刻石不忘其
遺愛云丙子馬島副官平調興與其主不相能

曰饒恕於其國仍排擊我者百端關白要我遣
使以試釁朝廷以公為副使如日本海路五千
里至其國都關白大悅禮之上堂治道等館供
帳甚肅令其貴臣問官制服色事仍與語詩書
仁義之說頓首謝曰海外之人乃今得聞君子
之言其贈遺皆不受關白以侯館供帳之餘具
黃金百七十錠辭曰饋賮受之至金絕河投之
淺水曰示我無貪取而已毋令有用者無用後
馬島取其金乞代歲給布一萬五千使還 上
新從南漢歸矣公以司諫特進通政出為西海

道觀察使明年入為同副承旨移兵曹參知兵刑二曹參議己卯再為吏曹參議副提學復為政院辛巳乞養為安邊都護府使一年為本道觀察使北俗雜胡獷易怒易叛守令率武人多不法民怨之公乃申明大同法令科輸毋濫而北邊逋欠積久流亡尤多收郡縣粟不入會計者又出營儲萬一千六百以償之其餘驛聞悉除之增損鄉約頒行郡縣聚士府學親勸學藝選於列邑得優於學者以教郡縣士練戎卒治器械以為緩急之恃甲申移關西觀察使西方

多事民不堪命請於朝得三千金五千斛穀以
寬民扗使繼至者亦倣焉我多無狀公待之無所
失亦不以賂遺驕其心彼亦畏憚之不得恣所
欲平壤置養蒙齋以大亂初定尤以養士為先
乙酉入為大司憲兼弘文館提學尋改都承旨
上甚倚任之擢為戶曹判書於是大禁郡縣防
納公素多病癃瘵兩界勞悴四年前年長子翊
相死疾仍劇卒丙戌正月十七日年五十四其
四月葬于楊州南族葬之次後二十年改葬州
扗姑母覡西南之壠公好凝重動止有法臨事

詳慎無疾言遽色明於體要事簡而民易從朝野重之其在　經筵啓發聰明敷陳義理委曲的當相國還稱之曰真學士也鄭公經世亦曰論人物為當代第一云晚年尤致力於經學自修身謹行推至於教民正俗又本之心術之要考之行事而可見禮所謂夙夜儆戒秉德不回者也樂觀書文章典雅尤長於詩嘗斥居東海上自號東溟有東溟集六卷前夫人文化柳氏歿而無子後夫人柳氏亦籍文化　贈兵曹叅判成民之女生三男二女男翊相弼相儁相堉

二人李嘉雨申曷皆名家子其銘曰
溫恭慎德以篤愷悌觀其行也直道不回通塞
不貳觀其定也周閭令善犯而不隱觀其敬也
秉禮制義遠人向服觀其使也寬力教衆民樂
慈惠觀其理也
貞夫人柳氏籍文化高麗大丞車達之後也至
本朝有議政寬議政四世有昌平縣令瑋縣令
生　贈兵曹叅判成民於夫人爲皇考妣貞夫
人李氏延原府院君光庭之女也夫人端厚慈
仁婉而重人不見喜愠事舅姑盡承順奉祭祀

極潔誠躬行節儉不事奢華教家正家皆有法
度動合禮義通文詞亦不以文字示人仁及宗
族一門歸心至於財用之節必量入以為常
有贏餘公為朝重臣三任方面貴至九卿夫人
戒飭愈謹無一以貨賄累公者外祖延原家法
甚正夫人之賢能服膺不怠恒言必稱外家家
訓公既卒夫人教養二孫訓戒必嚴言語必慎
容止必端自孩提有識習以義方亦必擇師而
就學以至成立皆夫人之教也其教曰汝之先
君臨下必嚴與賓客必有禮對客未嘗戲謔喧

諱歷舉所親善者告一時名流曰汝亦擇人而
交必如汝先君之友善及儁相以前任弘文修
撰出妾岳夫人七十九臨行戒之曰居官廉謹
爲第一務一事不謹人之慢忽乘之甚可懼也
務凝重戒輕躁禁奴僕嚴內外律己不謹刑罰
不足以畏人也又申之以興學敎士其明年夫
人卒臨卒亦不以死生動心曰此命也命侍者
洽初喪之禮移正寢而卒夫人生於我　宣祖
三十五年八月六日卒於今　上七年五月二
十三日後公三十六年爲八十其八月祔葬善

乎可謂安分君子而高年考終無非天道之報
也

忘憂堂郭公神道碑銘

公諱再祐字季綏姓郭氏玄風人成均司成之
瀯之孫黃海道觀察使越之子母晉陽姜氏嘉
靖三十一年八月廿一日公生器識過人好讀
書二十七從先大夫如京師有相者見之曰當
作巨人名聞天下三十四擢庭試第二名以所
言忤 上意命盡罷一榜及第明年先大夫殁
旣卒喪因廢舉子業釣於江上壬辰之亂賊連

僭諸城長驅向月犯沂向　上一西韋公頤則募
壯士起兵於宜寧先據新繁鼎津守要害連戰連
克亦不以斬馘為功以初起兵兵少賊強設為
奇兵得勇士數人與公皆絳衣白馬誘賊退我
匿入林麓人各出沒山上閃忽疑惑詭謂曰天
降絳衣將軍伏兵亂射賊大驚亦謂飛將軍不
敢近公所領兵皆鄉兵烏合不習於兵又怯於
攻戰公每戰必身先士卒以激衆心以故衆皆
出死力十戰十克遠近響應時以巡察軍常退
守多不快於公及與兩湖諸將勤王兵潰奔還

召兵諸郡縣擾亂人心　益不快義兵思欲散去
公義憤罵曰睟可斬因數其八罪欲移兵充孽
之巡察嚴兵自守一以叛聞一移招諭衙門欲
捕囚以聞金公誠一謝曰某果有叛謀彼方擁
兵非一力士可捕若無叛心一書足以聞怡乃
移書責之曉以逆順義兵將金沔亦譬曉之甚
力公復書謝曰公　上之所遣云云之言乃　上
之言敢不從衙門即　啓上某爲國無它意因
陳戰捷狀　上不問下教褒其義兩軍之難解
公雪涕勵兵日擊賊兵勢益張於是玄靈昌屯

賊悉燒倉粟而遁江右農桑晏然　上下諭嶺
南士民恨聞名之晩也初賞爵幽谷道察訪後
陞刑曹正郎尋陞折衝將軍連爲星晋二州牧
兼助防將陞防禦使諸義兵皆屬焉時賊屯兵
海上體相李公元翼令治嶽堅葺石門欲悉衆
一戰請楊元兵以爲聲勢公曰今日之勢不如
修城池務積儲待彼而動猛虎在山則威在野
則怯天兵在湖路猛虎在山之勢也秋賊大至
葺石門未完移守火旺令諸將士曰愼毋與戰
堅守而已賊不得戰相守一日一夜乃渡江西

屠黃石進陷南原於是列城皆潰體相念兵少守城危令下兵公不從城守益堅尋以毋憂去上累召起復終不起明年賊首秀吉死而諸賊兵撤歸公避地東界之蔚珍守喪三年文子作業以販賣既除喪 召爲察理使按南邊仍爲節度使啓請脩島山城具陳城守形便朝廷下從公上疏言時事即棄歸大司憲洪汝諄論以瀆慢付處靈巖一年 上釋之公遂入琵琶山中辟穀導引學紬汕之術 上復召爲察理使辭天生城仍爲善山都護府使不赴拜安東大

都護府使又不赴冬陞嘉善大夫行龍驤衛上護軍後復以察理使改同中樞遷右尹皆辭不至光海元年復為嶺南左節度使明年為水軍統制使皆不起連有 召命夏至京師以副摠管遷左尹尋拜咸鏡道觀察使時李相國謝病杜門公直入見相國曰將相和調則內外一體令相國杜門吾且去矣三上疏遂去歸光海宣諭者再而終不至四年為湖南節度使不起其年光海殺永昌公上疏言不可殺不報後五年公卒萬曆四十五年四月十日年六十六光海

賜賻弔祭如儀命立傳其八月某日葬于玄風縣南祝知山郭氏族葬明年鄉人為之立祠貞夫人商山金氏曹南冥其先生外孫也生二男二女男瀅湉壻辛膺成以道瀅生汝檣汝楫湉生汝植汝梓汝樞汝松辛膺生東望時望成以道生萬江萬河公又有側室子二人灘泳公平生非信不踐非義不為身當大亂率勵義士誓心伐賊忠義著於四方既事平又不以功名自居遺世遠引以盛名遇害不及焉公捿息之所舊山倉邑有忘憂亭銘曰

處名難居成功尤難知微知幾哲人高蹈確而安

右參贊淸川君韓公神道碑銘

公諱準字公則別號南崗姓韓氏本上黨人上黨之韓出自箕子箕子氏世襄爲馬韓子孫居上黨稱韓氏高祖淸平君堰曾祖 贈承政院左承旨弘毅祖 贈吏曹參判鎭父義寧府正 贈議政府領議政琅城府院君守慶母貞敬夫人柳氏籍晉州掌隸院司議祖誼之女也 世宗皇帝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十二月一日公生

其來年我 恭憲王二十一年丙寅登第補成均學諭庚午入翰苑辛未陞待教癸酉以奉教轉刑曹佐郎甲戌改兵曹佐郎乙亥移禮曹復為兵曹 仁聖大后之喪奉 教書銘旌及立主又書之陞刑曹正郎丁丑改兵曹還司憲府持平累轉復為持平尋陞掌令以疾遞移宗簿寺僉正有巡撫湖南之 命還拜司諫院正言己卯以成均司藝陞司成錄玉堂明年加通政出為穩城都護府使設清得吏民心諸藩胡皆悅服 年以承旨 召還久老皆涕泣而蕃胡

諸酋長追出境皆羅拜曰厚德無以報其年又出爲義州節儉修廢政務蓄積府庫充溢至累巨萬時有須詔使者來遠迎使李珥見而多之以實白 上上嘉之 賜表裡以賞之及苶以治理仍任者一年甲申入爲戶曹參議以不慊於當路者連俻擬晉州順天湖西南二省 上以爲久勞於外復入政院乙酉以都承旨改判決事後連按兩湖湖南時特加嘉善戊子賀聖節既使還出按海西西邑有鄭汝立上變事公特加資憲以知中樞仍任之尋遷右參贊

賜推忠奮義協策平難功臣號封清川君時有
二子同榜進士設聞喜宴 上在慶會樓望見
燈燭光問之即令中貴人宣醞寵待之如此有
王子專山澤之利居民失業者多怨公極言其
不可三啓 上乃許左相柳成龍欲薦爲銓曹
爲首相所沮壬辰有倭寇國家昇平二百年卒
有亂州郡瓦解尚忠二州連敗倫沒公白 上
大徵四方兵勤王於是 上西幸冊光海君琿
爲世子監國分遣諸王子順和君珄出關東公
受 命從之至永平 上命追至 行在所至

平壤加正之賊陷薄平壤 上去寧邊 世子出
江東公以賓客從世子 上令之從 上西急
政院不及傳至陽德乃始聞有 命追至義州
上謁請罪 上還遣世子于癸巳冬退公為漢
城府判尹 上特遣公奏收復平壤賀平寧夏
仍請善後事 帝許留劉綎兵五千竣事勅我
王世子同戶兵曹前往全慶摠理軍事公以戶
曹判書乃行甲午既復命 以父母年老避亂江
西乞行見 上令其長男涉淑為龍岡以便養
乙未又遣公奉表謝仍請冊封世子 帝不許

公在道疾甚　上遣太醫問之既復命疾益沉不復仕者六年庚子春先府君發明年十月某日公卒春秋六十太夫人八十二訃聞　上爲之罷朝巷市二日其年某月以禮葬仁川之桂谷從先兆之次公長夫有威儀重厚寡言一時稱長德巨人性不喜交遊斂避聲勢好儉約勤已任職夷險不貳鶴峯金誠一撰之山嶽云貞敬夫人崔氏完山君宰之後而中樞府都事貞秀之女也先公六年某月某日卒而葬於同原生八男二女男僉知中樞汶淑倉守汝漖刑曹

佐郎汝沃戸書正郎汝瀹市令汝澈禮曹判書
汝瀷副司果汝濟鎭岑縣監汝泂壻二人僉知
中樞尹起聘儀賓府都事金仁龍側室二男僉
節制使汝泌武舉人汝泓又三女崔承緒金得
賢妻縣監沈挺世妾其姊妹之次爲人妾者爲
中女僉知無子以從子㮚爲後㮚縣監生三男
三女男五相五弼皆早殀五相 贈注書少男
泰相出繼壻辛㴞洪萬始宗室清平君詮五相
生均亦早殀無子以堂姪子延爲後倉守有慶
出子栻栻[illegible]五岳五明五明武科佐郎二男二

女男休保休府使壻李惟聖承旨黃淮參奉休
生㒀相生貞有三女壻李薹生貞李夏命進士
尹挺𤢺保無子所後子泰相也舜相生戴正郞
三男一女男棁摽榏棁司議摽武科壻金靖縣
監有庶出子格出繼棁一男三女男五徽㚇相
命相壻承旨鄭繼冑宗室綾平守信權大均五
徽無子㚇相出繼摽生浲堃陞浲生貞命相生
增堉堪鎰生五翊早殀無子壻崔基峻南翊翊
進士市令一男二女男彬壻崔道源沈之潓之
潓縣監彬四子五福五章五喜五玉五福二子

量重判書一男二女男揔壻沇靖尹堈堈司評
庶出子樸武科折衝揔生五奎五奎生塾生貞
尹堈生世章郡守司果無子有一女壻蔡鄭後
進士縣監三男三女男楙為伯父後栩榑榑進
士壻鄭伭成燀宗室嶺陽君傒栩五子定相進
士應相有相得相任相壻李經榑三壻尹以弼
梁昇鄭璿昇生貞定相生坫塡應相生埏為五
相後金都事三男一女男震海起海濟海壻尹
塏僉知震海子益昌文科縣監尹僉知二男一
女男澆淳淳宣傳官壻柳琳繞制使僉使繼後

子格格三子致相就相義相汝泓一男一女男
樑壻柳培崔承緒一男四女男趌壻鄭基綦文
科尹瀷宗室忠陵令吉元柳以華金得賢二子
昌壽重壽沆挺世妾無子銘曰
魁才長德邦國之傑許身驅馳匪躬之節勒銘
彝鼎良臣之烈

贈左叅賛羅公神道碑銘

公諱緯素字季彬姓羅氏羅州人羅氏自高
麗上將軍富至工曹典書璡最貴大男公彥
克倭有功官至典農正四世有與滑直長逸

孫其後有司憲監察 贈左通禮暨尼山縣監 贈
左贊成士悅以善行聞 中宗世旌孝子之閭於
公為王父父諱德峻受學於鄭介清先生以才
學發聞己丑禍作左相澈為禍首先生旣竄死
漠北以門徒弟子并流石幕之北南北二千里
事解除司圃別檢斗巖金相國薦其賢擢拜報
恩縣監歿追爵戶曹叅判母長水黃氏治平相
翼成公喜之六世孫而 贈判決事顯之女也
萬曆十年公生生十二毋歿後十一年父歿又
未沒喪而繼母歿公旣孤苦力學光海八年補

國子生員後五年試士三南公以壯元直赴及第 仁祖元年再試光海末科公以丙科由秘書陞秋官佐郎出為玉果縣監五年黑漢陷我兩西兵食急相國李文忠公為體察使召公問計仍令募粟甚多當議賞公辭曰資人之粟邀己之功無義也相國多之秩滿以秋官佐郎陞地官正郎兼記注官八年以直講轉司藝尋出為林川郡守十二年以春官正郎移太常僉正後連為尚衣司導正十四年為豐基郡守十九年為原州牧使二十三年復為司藝尋陞判校

兼編修官改太常正後四年陞通政為密陽都護府使明年謝歸又明年為慶州牧使三年公已七十歎曰年已老矣官亦休矣遂決歸築永錦湖上曰白雲亭在先壠之下有紫松脩竹長江沙渚瀰漫其外郊原往往有古木擁烟上下百里公日遊處自娛初激敗南人為鄭氏立祠以祀之時激黨復用事白 上毁其祠公既斥落於世岧岧曰生此世甚慚公劍授西樞以大年至同中樞岧不能八十五卒訃聞 上賜吊賻如儀葬縈山東向之原以長男祔寧國原從

推 恩追爵左參贊貞夫人李氏籍陽城府使
瀞之女治家教子孫稱女中男子公卒之後年
正月夫人歿年七十六祔葬同原有三男禑户
曹正郎襻繕工僉正禬義禁府都事又有三女
壻生員金晩壽士人李萬鏈縣監鄭彦壽禑生
斗三司贍直長斗章 孝陵參奉斗三有男晛
相壻二人李晥李瀣參奉襻壻三人鄭德祥睦
昌遇權顗昌遇郡守無子以兄子斗章為後禬
生斗春斗夏斗秋斗冬壻四人尹尚績教官李
萬植進士李龍徵高可賓晩壽有二男四女男

淑寂萬鍾有二男徵善徵獻岐壽有一男四女男重元進士內外子孫三世五十餘人公溫恭敦厚善於宗族交友不喜循俗善柔通籍三十年不樂於朝為州縣二十餘年以壽考閒職江湖八十五年三男皆在仕列褲襻連為近邑奉養之備鄉里稱之以為德善之報公既早失父母終其身不去丘墓每見新物必薦墓或言非禮之禮公曰寧失於厚得盡於心疾病戒其家人曰時已七月宜薦稻吾新薦畢矣羅氏為羅之大族自上將軍子孫不出鄉至今四百年忠

信謹厚稱孝悌之家其　賜祭文曰孝悌之家
恬雅之性鄉人起敬五福俱全云其銘曰
禮死徙無出鄉厚德之方嗚呼可以興可以昌
可以長

## 吳判書神道碑銘

公諱掟一字斗元姓吳氏高麗世有侍中大匡
同福縣人其居傳說四十八石燈夜則燃燈拜
天其子孫貴大自侍中至叅議從顯者十世又
五世至吏曹叅判百齡亦名卿生黄海道觀察
使端於公為皇考母貞敬夫人沈氏籍青松贈

曺判書懿憲公詥之女也公少聰明絶人五歲
始就學六七已讀韻語驚人西洞一捴二公口
號以觀之稱奇才十三作河淸咏雪長句隷庵
任學士稱絶作十八選博士弟子 仁祖十三
年戊李氏國學從祀之議始起公館學諸生上
疏言之公出而與上舍生蔡振後等上疏言不
可從祀狀忤時議其首疏者數人削名太學公
仍遂不復入太學也十七年 上幸太學親試
士公擢丙科第一人選槐院壬午以著作薦翰
苑爲附時議者史官一人所沮其薦之者上疏

言其狀沮者罷而薦亦寢甲申為吏曹佐郎以
繡衣出北道條上不法廢墜積弊悉罷行之乙
酉為獻納有妖醫李馨益者挾方術諂 上疾
公論以不敬 上怒斥為務安縣監明年擢重
試第三人拜太僕正戊子以司諫陞同副承旨
尋陞右副其年出為黃海道觀察使時北使繼
至須索無藝公絶不許一不以恐喝抑約禮貢
不愆彼亦畏難之後使者來入境必先問公去
留 孝宗二年辛卯為左副承旨奉 教書
仁烈王冊肅寧殿上徽號題主陞嘉善壬辰以

京畿觀察使移關西省西路大飢又有敕使來而財幣竭以便宜出管餉積儲又移江邊粟民無捐瘠財用大饒有大臣從西來者以濟白上上嘉之丙申爲都承旨有徐忭者上變告上弟䄄坪大君㵎公亦在告中公之妹爲大君夫人故也有一二樂禍者賷險嘖云 上知其詐以爲出於羽黨相傀 召見公慰諭之其上變者與知謀者皆被死而公猶恐懼不敢出上疏自陳 上曰廼不信予言乎勉起之尋以毋病辭遞公既不遇於時自此益無進取意丁酉

特拜大司憲臍賈人有生重於被者査問使者
來執法之長必同按此事　上難其人有是命
己亥又按畿省方　大行在殯有因山移作之
事財力已匱而浴民急既伐石治材大役已具
公發舟車衆力百役畢移功力省而民不病臨
事善謀周慎詳審能使人安於趨令無一犯科
逾期者笞罰不用民德之畿輔有恵澤碑庚子
復出爲開京開京風俗逐利獷忮好訴訐爭相
訟公一治之以法設大禁以防之壯使豪者皆
以大都貨物殷富徵索倍之公不聽一如西路

事例以爲令式開井浸加 公去丙百姓立去思
碑萬曆間伯祖判書公爲留守崇禎二年先觀
察公爲經歷後三十年間公再爲留守有吳氏
三世碑乙巳爲刑曹判書掌令金益廉造言誣
劾頗無狀大司憲鄭知和不從而引避下其事
甚惡 上以益廉所爲不正命遞其職公亦上
疏力辭不出後再爲刑曹皆不出戊申虜使來
公爲儐前年國家聽用事者言繕治慈母城約
條所禁而丙子克我南漢旣毁其城者也使者
聞知之求見城甚急公辭曰其地虛郭圍無爲

除途修館迎勞有禮令者引入枉道非循者職
也使者西止庚戌為戶曹判書又蘖不出正言
洪億受人請欲劾之諸僚不從而億反遞職時
用事者以　上尊禮以聽之威福人已二十年
入人罪目畏事之公恥枉己而循人一不與相
見為禮其客在三司者爭攻擊以媚悅如此其
二月祔　神德太廟以題主陞正愿八月辛亥
公卒公生於萬曆三十八年九月庚戌卒年六
十一訃聞　上為之罷朝巷市二日　命禮官
賜祭十一月癸卯葬高陽端月尚先龍山之東公

敦厚慈惠共事親處昆弟忠愛克順各盡懽心謹祀事睦宗族與朋友交皆可以觀其仁公家世甚盛諸父昆弟諸甥姪纑衣乘軒者十餘人一時榮之而公常以滿盈為戒教家必以仁愛篤行有過亦不加訶責使之自改至僕隸下賤亦不以罵詈加之務盡恩信以及鄉黨隣里公秀而雅居處整齊又見惰慢能使人可親而不可狎口不言人之過聞一善則喜之若在己與人無玩褻雖其人不可亦無矯戾之氣樂讀書魯語孟氏書終身不倦內植益堅未嘗對人談

經善草隸亦不以才藝許人性好恬靜官位已
盛澹泊如寒士見世道日亂知不可爲而不去
自義世臣義不可去也無事則時與親愛數人
登宅後山石佳處閒暇蕭散以自暢公歷任
朝通籍三十餘年歷官承文院正字博士太常
直長成均館典籍直講校書館校理侍講院文
學輔德弘文館副應教太僕正議政府舍人兵
曹吏曹佐郎正郎司憲府持平執義司諫院正
言獻納司諫春秋館坌編修官戊午以陞承政
院同副右副左副都承旨掌隸院判決事禮曹

參議刑曹參議參判判書兵曹參知參議參判
吏曹參判司憲府大司憲司諫院大司諫工曹
參判判書戶曹判書漢城府右尹左尹判尹中
樞府同中樞至知中樞都摠府至都摠管義禁
府至知義禁　書筵爲右副賓客　經筵春秋
館爲同知事補外以獻納出務安縣監任方面
黃海平安京畿等道觀察使開京留守或一再
或五六治績尤多三爲京兆爲政廉平公旣卒
鄕民父老多歎息追思不已公歷踐顯要貴至
上卿不立尺寸爲子孫業及卒家無甔石之儲

客皆哭泣涕稍吊賓交遠屬聞訃奔哭有千里而至者焉夫人丁氏籍羅州觀察使好善之女生七男始泰始益始昌始謙始震始恒始萬始泰郡守始益郡守始謙縣監始震奉事始恒備邊郎始萬持平二女一人適士人鄭宗祥一人適參奉姜碩臣又有側室男始有女一人適幼學金鋌銘曰

利澤溥於惠善慶篤於仁盈而能謙貴爲能負世其德以裕其後人

訥言別集卷之十六終

別記 四